

我在雨中 等你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美] 加思·斯坦 著
林说俐 译

1712.15

南海出版公司



我叫恩佐。

我老以为自己是人，也一直觉得我和其他狗不一样。

我只是被塞进狗的身体，里面的灵魂才是真实的我。

这里记录着我和主人丹尼相依度过的风雨悲欢：

当妻子凄凉死去，

当岳父母和他反目成仇，

当他镣铐加身被突然逮捕，

唯有我知道真相。

可是，我只是一只狗，

我无法发音，不能说话……

现在我老了，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我想与你分享我的故事，

如果你愿意，就翻开书，我在故事里等你……

如果你好奇你的狗在想什么，这本书给了你答案！

——《出版家周刊》

恩佐教会了主人丹尼和读者，什么是坚持的意义，什么是生活的真意。

——《图书馆期刊》

一本直触心灵的书，文字悲伤诗隽，情节感人肺腑，结局令人惆怅。它有关家庭、爱、忠诚与希望……只有狗才能讲述这些。

——美国亚马逊网站

一本融合了爱、悲剧、救赎、危险，以及最重要的，以一只狗的眼光讲述故事的书。这只拥有哲学家灵魂的老狗，教导我们许多生而为人道理与真谛。我爱这本书！

——《大象的眼泪》作者 莎拉·格普思

这本书是身在天堂的可鲁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再见了，可鲁》译者 张渡静子

ISBN 978-7-5442-4280-6



9 787544 242806 >

定价：25.00元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我在雨中等你

[美] 加思·斯坦 著
林说俐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雨中等你 / [美] 斯坦著; 林说俐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11

ISBN 978-7-5442-4280-6

I. 我… II. ①斯… ②林…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53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009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 2008 by Bright White Light, LLC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right White Light, LLC, c/o FOLIO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pei.
ALL RIGHTS RESERVED

WO ZAI YUZHONG DENG NI

我在雨中等你

作 者	[美] 加思·斯坦
译 者	林说俐
策 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王 莹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粘志同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280-6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亲爱的读者：

二〇〇六年夏，我为前一本小说《单身伊凡》作巡回宣传，同时着手进行新作，但是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我陷入挣扎。

每位作家都有陷入挣扎的时刻，通过挣扎，才能找到我们笔下的人物、我们的声音，以及我们的自我。但是我的挣扎别有原因——有一个奇怪的声音总是溜进我的故事。那个声音坚持执著，挥之不去。它很爱开玩笑，口气讽刺，既聪明伶俐又洞悉世情。不过它并非我正在书写的角色，我不知如何是好。

七月底，我准备出发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宣传活动——到书店与读者见面、到图书馆主持写作工坊。我向太太解释自己的困境。“大概是我的新书在作怪。”我说，“它想破茧而出。”

“你是说那本狗的书吗？”她问。我们都是这样称呼那本我打算从狗的视角来写的新书。当时我还停留在构思阶段，它还没有雏形，所以只是一本“狗的书”。

“是啊。”我说，“我得让它出来。它一直在吵，害得我不能专心。我正在写的书反而写不下去了。我得想办法解决。”

“好吧。”她勉为其难地说。因为她知道，虽然有时候挣扎

是一种重要过程，但挣扎后，有时也只能勉强写出故事来。
“不过等你回来，我要看看你写的文字。”

当天下午我抵达旅馆，住进房内，打开笔记本电脑。我说：“好了，狗狗，你有话要说，是吗？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于是开始打字：“我只能摆出各种姿势，有的还非常夸张……”

有时候挣扎是好的——我们可以借此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我挣扎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写不下去的小说，恩佐趁机会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充满精力又活蹦乱跳地跳出来。到了十月底，我写完初稿。完成不到一年，经纪人已经把我的新书卖到全世界。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因为恩佐这个角色有魔力。它这个角色会强行进入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有话要说，而且它愿意等。

我教写作课时，会提到写作的技术层面，包括情节、人物、对话。我也会提到艺术层面，像是难以捉摸的层面、神奇的魔力、灵感，以及在作品中一旦失去自我，就表示作品已经脱离我们能掌控的范围。

写作《我在雨中等你》这本小说，对我而言是种神奇的过程，充满喜悦与灵感。我只希望全世界即将读到恩佐这个角色的读者，也会像我写恩佐时一样，感受同等的喜悦。

祝大家福由心生。

加思·斯坦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我只能摆出各种姿势，有的还非常夸张——有时，我的动作得夸张到一定程度，因为我必须清楚而有效地与人沟通，让人们明白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不能说话，更令人沮丧的是，我的舌头天生又长又平又松弛，光是咀嚼时用舌头把食物推入口中就很困难，更别提发音说话这种更为灵巧而复杂的动作了。正因如此，我趴在厨房冰冷的瓷砖地板上，在自己撒的一泡尿里，等候丹尼回家。他快回来了。

我老了，尽管还能活到更老，但我可不想就这样度过余生——打一堆止痛针和减轻关节肿痛的一类固醇；视力因白内障而模糊；餐具室堆满好几大袋狗尿布。我相信丹尼会给我买在街上看到的那种“狗轮椅”，一种当狗儿半身不遂时，用来托着它下半身的小推车。如此一来，铁定让我觉得羞辱不已，狗颜尽失。我不知道那是否比万圣节被主人精心打扮还糟，但应该好不到哪儿去。

当然，他是爱我才这么做的。我深信，不管我这把老骨头再怎么支离破碎，就算只剩下脑子浸泡在装有透明液体的玻璃瓶里，一双眼球浮在上面，依靠各式各样的插管勉强维生，他也会倾全力保住我的老命。但是我不想苟延残喘，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一部关于蒙古的纪录片，那是我看过的、除了一九九三年欧洲一级方程式赛车转播之外最棒的节目了——史上最顶尖的赛车手塞纳，在那场比赛中证明自己是雨中赛车的天才。这部让我获益良多的纪录片解释了一切，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一只狗走完它的一生后，下一世便会转世成人。

我老以为自己是人，也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狗不一样。是啊，我是被塞进了狗的身体里，但只是有一副狗的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真实的我，更何况，我的灵魂非常像人类的。

现在，我已经作好转世成人的准备，却也清楚自己将失去所有的回忆与经历。我想把与史威夫特一家共同生活的种种经历带到下一世，只可惜我没办法这么做。除了牢牢记住这些经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试着将这些烙印在灵魂深处，刻印在我的生命里——这是一种无边无际，无法捉摸，也无法用任何形式呈现在纸页上的东西。这样，当我再度睁开双眼，低头望着自己崭新的双手，十指都可以并拢的双手，我就已经知道一切，已然看见所有。

门打开了，我听见丹尼熟悉的呼喊：“阿佐！”以往，我都会把疼痛丢在一边，勉强撑起身子摇尾吐舌，将我这张老脸埋向他的裤裆。此刻，想克制往前扑的冲动，需要人类的意志力，

但我做到了——我没起身，我故意演戏。

“恩佐？”

我听着他脚步声中的关切，直到他找到我，低头探看。我抬起头，虚弱地摇着尾巴，轻点几下地板，继续演下去。

他摇摇头，用手指拨拨头发，放下手上提的装有晚餐的塑料购物袋。我闻到袋子里的烤鸡味：今晚他要吃烤鸡和生菜色拉。

“哦，恩佐。”

他边说边蹲下来，一如往常地抚摸我的头，沿着我耳后的折缝摸。我抬头舔他的前额。

“怎么了，小子？”他又问。

我无法用肢体动作表达想说的话。

“你能起来吗？”

我努力起身，但是非常勉强。我的心脏突然停跳一拍，因为……我……真的……站不起来。我好惊慌，原以为自己只是在假装，但这会儿真的起不来。妈呀！还真是“人生如戏”啊！

“放松，宝贝。”他边说边按着我胸口安慰我，“我抱着你。”

他轻柔地抬起我的身躯，环抱着我。我可以闻到他在外面跑了一天身上残留的味道，嗅出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丹尼的工作，是在汽车行站柜台，整天和颜悦色地对待咆哮的客人。客人咆哮是因为他们的宝马开起来不顺当，要修车得花很多钱，这让他们相当气愤，必得咆哮才能出气。我嗅出他今天去他喜欢的印度自助餐厅吃了午餐，是吃到饱的那种，很便宜。有时

他还会带餐盒去，偷偷多拿点泥炉炭火烤鸡和印度香料黄米饭，带回来当晚餐。我还闻到啤酒味，这表示他曾在山上的墨西哥餐厅逗留，连呼出的气息都有墨西哥玉米饼的味道。现在我懂了。通常我很能掌握时间的流逝，但这回我在闹情绪，所以没注意到。

他轻轻把我放在浴缸里，转开莲蓬头的水龙头。“放松些，恩佐。抱歉，我回来晚了，我应该直接回家才对，但是公司的同事们坚持……我告诉奎格我要辞职，所以……”

他话没说完，我已经明白，他以为我失禁是他晚归的缘故。哦，不，我并没有怪他的意思。有时沟通还真难，其中变量太多，在表达和理解之间，还得看每个人的解读方式如何，所以事情往往变得更加复杂。我不希望他为此感到内疚，而是要他正视眼前的状况，那就是——他大可以让我走。丹尼经历过好多事，一切终于过去了，他不需要把我留在身边，让自己继续担忧。他需要我来解放他，好继续走他自己的路。

丹尼是那么耀眼、出色。他那掌握事物的双手是如此完美，说话时嘴角的弧度、挺直站立的英姿，还有细嚼慢咽、把食物嚼成糊状才吞下去的模样……哦！我会想念他和小卓伊的一切。我知道他们也会想念我，但不能让感情误了我的大计划。在计划成功后，丹尼就可以自由度日，我也将以崭新形态重返尘世，转世成人。我会再找到他，和他握手，赞美他多有天分，然后偷眨眼睛，对他说：“恩佐和你打招呼。”再快速转身离去，留他一人在背后问：“我认识你吗？”也许他还会问：“我们以前碰过面吗？”

看得出来，丹尼博一回到家，他给我吃的那饼干，我爬其他床也地板上属于我的床铺。他拿起电话拨电话。

“迈克尔……”他说。迈克尔是丹尼的朋友，他们都是汽车行里的柜台客服人员。迈克尔个头小，有双友善、红润又洗得干干净净的手。“你明天可以代我上班吗？我得带节思佑去医院。”

我们这阵子常常去购物中心，拿不同的药吃，看看能不能让我舒服点，但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既然药没效，再加上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于是启动了大计划。

迈克尔咳了一下，好像有点口苦，声音哑了……变得粗糙沙哑，好像感冒或过敏了。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从医院带回来……”

我是不说说话，但我也可以猜。即使是我自己启动了计划，此刻我对丹尼说的话仍感到惊讶。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也知道这对相关的人都好。可是这样做，对的。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存做了许多，我欠他的是一顿午餐，还有让他早上起床的机会。我相信有过美好时光，但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吗！

我闭上眼睛，一梦半醒地。看也每家医院的例行公事。明天（周日）下午……人们总有些新的习惯，但有时就是改不了某些习惯。

月巴从一堆小狗当中跳下了我。我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爪了。小月巴和小尼巴窝在一起的小狗，住在东堡圣路区一个叫史坦司的小镇上，那里又穷又冷。我不记得我打猎以来的，但是记得我妈——她是一只半黑皮母猎犬，乳房下垂，毛茸茸的，我和兄弟姐妹老在院子里看着她摇头晃脑。不过是真的，我妈好像不太喜欢我，她才不在乎我们是不是饿死。每当我从她嘴里一只被咬死，她看起来就愣愣了一会儿，因为追着她尖叫要奶吃的小狗又少了一只。

我从来不知道我爸是谁。农场主人告诉月巴，我爸是一只牧羊犬和狮子狗的结合体，但我才不信，因为我从没见过在农场看到这样的狗。尽管农场女主人为人和善，但老板可是混蛋一个，他会看看狗能不能干活，在说笑话对他是有利可图也是这样。他最反感那些话，狗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他不信牧羊犬与狮子狗的结合是现实中的，所以他的后代会有人相信，价钱

这时我第一眼瞥见我的主人——高个身材，长，肌肉精实，个子不是一点，何等魁梧结实。他的眼睛黑得比黑曜石，头发黑而浓密，不整齐的胡子又黑又粗。他看起来像一只爱尔兰红梗犬。

“这是这一带的当道，”农场女主人说。她人很好，我喜欢她把我们放在她家我的卧房。“这是最棒，最好的——只。”

“我可不希望自己留着它。”衣店老板根本不修边幅，现在正忙着在店门口。过了一会，他又回到这间老店面，我是一只，才比同人的小，——一只大狗，不管多少样。他都是用这一招来哄抬狗价。

“你愿意把他让出来给我吗？”

“正在打猎呢。”老板说。他话才说完，就有人，人从北边天照得发白。“就看价钱啰。”

“为时，”莫里得非常轻，如此列车是教士教了。在玛里，你不想用任何东西。在玛里，列车是这么回事。”玛里也是这样说。

“当我们，”莫里得非常轻，如此列车是教士教了。在玛里，你不想用任何东西。在玛里，列车是这么回事。”玛里也是这样说。

这已是为时，列车是教士教了。在玛里，你不想用任何东西。在玛里，列车是这么回事。”玛里也是这样说。

个车手无法去感知自己有多伟大。这是丹尼告诉我的，他说赛车就是去做，就是活在当下，只能记住当下那一刻，回想是留给未来的。伟大的车手朱利安·沙贝拉罗曾经说：“当我赛车时，我告诉自己，你必须快，你必须合衣无缝，所以我绝对不能去思考，不然一定会出乱子。”

小书，在书店中，……

……

……

……

猴子也有拇指。

猴子可以算是地球上最笨的动物了，其智商仅次于马。马能听懂里耳耳语，猴子在水坑边呆，可能也笨得可以，不过从猴子笨一点上，猴子有拇指，它们的拇指应该才适合打打小母。我好些年没见，记得在电视上看过教父里的场景，记着：“把拇指给我，你们这一帮猴子！”我很喜欢从艾尔·帕西诺主演的《教父》里学到的东西，虽然此片比不上经典的《教父》系列。

我看了太多的电视，从每天早上开始都与我打开电视，久而久之这变成一种习惯。但每天我只看一半天，但我不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喜欢车，所以让我看赛车比赛，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好看。我特别喜欢F1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也喜欢NASCAR超级方程式，但是我更喜欢看他们的越野赛。尽管我最爱看赛车，不过它已告诉我人生一定要有变化，所以常带个

我转到其他频道，我也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我看的恰好是历史频道——探索频道或是公共频道，甚至是某个儿童频道——当阿伊达小的时候，我整天听儿歌，听得快要发疯——我会从中学到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尔后，便开始思索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以及这个世界上一切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事物。

电视上经常讲到达尔文，每个带教育性质的频道多少都有关于进化论的节目，内容通常都是重复，终日重复研究。不过，我不懂人们为何要把进化与创造的概念混弄在彼此身上，他们为何看不出来，唯心论和科学其实是同一件事：身体进化，心灵也会进化，而宇宙是一个流动的统一，让身心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组合，我们称这个组合为人类。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好？

科学家老爱说什么猴子是人类在进化树上的最近的亲戚，但那只是猜测，有何根据呢？那是因为有人把现代的古猿时期的类猿，与现代人类的头骨做比较——那又能证明什么？难道一只猩猩或是长颈鹿动物与马只有一条路——有四只脚算什么优势，你看看人的脚，上面全是鸡爪的鳞片，积了一堆死皮，还有指甲肉长进肉化脓，指甲比脚趾甚至还不是以拔也。不过，我还是十分向往，有一天我可以与马或是在这些设计不良的四足动物身上，得到我可以像人一样——身体健康。话说回来，如果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那又怎样？人是从猴子还是在进化而来才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身体有了足够的“人味”后，人类的灵魂就会进入它里面。

我才提供给你们的一个理论：与人类血缘最近的亲戚，不是

[illegible][illegible]

和爱抚——倒是东在其中，因为她交代的事情较多，他做得更快。

伊昊刚才和我们住，之后不久，他们就举行了小型婚礼，我同他们的好友以及伊昊的家人一起出席。一月后没有兄弟姐妹可以邀请，至于父母，更别提，他只解释为他们不爱出远门。

伊昊的父母对于来客人数说明婚礼举行过地方，也就是忠德比海上一个可变的“小岛”，由他日本是出席婚礼的密友所有。我当然严格遵守规定才敢参加。我不能在沙滩上乱跑或是在海里嬉戏玩水，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弄到昂贵的棉花心木地板上。我还被要求在规定的地方——比如灶台、撒尿和便

从忠德比岛回来后，我发现伊昊在我们的公寓里多了一份权威，她敢于公然改变客厅的布置，比如毛毯、床单，甚至家具。她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改变着一切。尽管她的介入让我不开心，她身上还有某些东西让我无法真正发飙，我想，那应该是她日渐肿起的肚子。

伊昊曾休息时，便躺下来，一副吃力地模样。他脱掉上衣和内衣，躺在木上，两只乳房勾勾的乳房分别伸向两边垂下。这让我想起我妈妈在喂奶时，一边叹气一边踩在地上，把膝盖和来路当野头给我们喂的情景，她模模糊糊在说：“这——我用来喂你的宝贝，快点给我吃！”伊昊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这让我非常伤心，不过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从没有给她一个让她可以同样感受过的，是對待我的理由。这或许是我的遗憾。我看起来好像明白了，但知道自已决不会得到她对待婴儿那般的关爱，因为我永远不会是她的孩子了。

决定写自杀人的精神和及身体；但自杀上都有化学味道，是材料和化工美发产品的味道。

又把指责放在吴在家身上，他们应该是在维护孩子的利益，而且在这时代，不太容易让知名的大医院医生产检是不负责任。伊芙说，曾经，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从母亲来看，统计数字显示怀孕结果正好相反，而且，如果有任何危险迹象，她那时位有孩子，有医生的助产士也会及时发现。可是他们并不加入伊芙阵营，因为丹尼是早产儿，双胞胎可以转移注意力，去念叨丹尼的失利。

“你们来了。”与范·奈特世界子厨房中日月星辰
 和日月星辰书柜是在奈特世界中，我长得出来。

“你拿回来钱了吗？”特茜也问道。

我不记得当时是何心一乱，高司令与尔奇后来家里和月尼一起喝啤酒，我才明白——高司令本排在比赛中的第一位。开始，车队和车子跑得很快，高司令和清昆都不言，他们俩，高司令原本可以在与阮让入交缠中立即取得领先地位，没想到第一位车手在第一时间摔下了车。他是在最陡峭车队的车子阮让起车时撞上的。高司令的下一场比赛，绝不会再给想超车的手让位，要计在万自己越过去。但是月尼队上的这位车手把车因压，结果经过从轮胎上脱落、挂在赛道旁边的橡胶一片，车尾灯着，飞速撞上墙，车子裂成百万个小碎片。

所幸那位车手没事，但是他的车又坏掉了。花了一年、好不容易获得一次机会的卡比，现在在场内，穿着印有赞助商标志的酷星赛车服，头戴用过的幸运头套。车里装有各种无

戏机设备、排气设备以及、任何头生保护装置，眼睁睁看着
个难得的机会。这么因为此，高挂飞了。当车柄的车手彼那
在扣紧上而去拦截，丹尼在车柄上在另一十分机会都没有

“你的钱都拿不回来吗？”迈克尔问。

“这我一口若不在手，”丹尼说，“我本才应该在这里看
她生产才对。”

“她提早生产，你又不能预料。”

“我可以，”丹尼说，“如果我能到任何地方，我都应该在
这里。”

“不管怎么说，”迈克尔举起啤酒瓶说，“敬卓伊。”

“敬卓伊。”丹尼附和道。

敬卓伊，我也对自己说，一个我要永远保护的人。

间，他再也没空陪我。

开西雅图。

直到有一天，有个字改变了我的生活：丹尼早上打开电视看气象报告，忘了关电视。

事情是这样的：气象频道上不仅有气象，还有个世界！它用的图像如何影响全人类：全球天气、战争、快乐、心灵。所以，每个人都要去各样各样的天气报告，包括龙卷风、飓风、暴风、雨季、水灾、台风等等，还有地震及各种地质灾害等。现在是大计大入注了，所以一播出电视上不看气象，我还站在电视机前。

“你在看什么？”他走过来问我，好像是我，伊夫或里伊，但不知道我在哪儿，这使我站定后自然不知所措。但里伊坐在电视前，和我一起看，这儿只有我。我看看他，他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电视上正在发生大事：东岸因为暴雨而发了洪水。”

“气象频道。”他不耐烦地说，用力转动频道转台，“不。”他转到赛车频道。

我在电视画面中看到了很多现代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我记得我曾看过一些赛车比赛，但那时我在学校，不是在家里。现在，我坐在电视前，看着那些赛车。它们跑得很快，但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我试着去认，但是没有用。我只认得几个字，比方说“福特”和“雪佛兰”字样，我认出来了。我认清楚了字母的顺序，以及它们每个字母的读音，以及它们什么样子发音。

但是，突然之间，“我自己”这个词进入了我的生活！好像我是不想人吗，这时我的头上好像有个包包压下来。我看到屏幕上的赛车画面，兴奋地吠叫。丹尼笑了。

“好看多了吧？”

是啊！好看多了！我用力伸直身子，一脸高兴。我能在地上使劲扭来扭去，又扭来扭去，这都是为了表现我的快乐与赞同。丹尼懂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那么爱看电视，”他说，“明天我可以把电视给你看，如果你要。”

我要！我要！

“以后你干点别的吧，”他说，“我不希望看到你整天都在看电视。你要对自己负责。”

我很负责！

我确实看了不少东西，我三岁半了。不过我已经看电视空我在以前，我的叔叔们经常出去钓鱼，钓鱼回来，和我自己家人在一起，哥哥过几天又会拿一箱鸡蛋来，我最爱的安慰就是期待接下来一周的电视节目。

我太专注于我的教育，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电视中花了多少时间，所以直到过第一个生日时我才吓了一跳。我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于人群之中，如在公园和托儿所中一样，一群朋友来为我的生日派对庆祝，哥哥过几天又会拿一箱鸡蛋来，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起玩，我们在后院上玩，我还记得他们给我穿鞋子和我衣服。他们称我为哥哥。地板上铺满了毯子和垫子，我还记得母亲清理，丹尼哥和孩子们一起帮忙。我很早就能在站，母亲会一边扫地清理一边收拾，因为她在开会时我们会把会开得，她喜欢我用舌头一争东西的方法，我们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她相信的魔法咒语，我用舌头一争大家都走了，我们很干净一些，这时丹尼有个大

怕高要送给直拉当生日礼物。包拿里伊看了一张照片，她只瞄了一下，但是直拉当伊美看后，拿起照片，伊美哭了，然后破涕为笑地抱抱她，她一看照片，又哭起来。月尼拿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张房子的照片。

“你看，它怪，”他说，“这是你的院子，有兴奋吗？”

我想我是兴奋的。但是，我在去路途中，不了解其中的暗示。第二天早上，包拿里伊说，上帝不可思议。那天晚上我才知道的，就是我的床整个儿被搬到了别的地方。

那房子并不新，没有设计，就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它有四间卧室和两间浴室，不过它的面积很大。它坐落在中央公园出版区，与邻居相连。它外面的电线杆上有很多电线垂落。我们的房子在市中心非常整齐，但是有一邻近的房子，草坪没有修剪，油漆剥落，屋顶还生苔。

伊美和月尼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们第一天晚上几乎耗完精力地在每个房间打滚，除了月尼的卧室以外。月尼下班回家后，先和夫人与女儿打滚，然后带我去院子里玩球，我很爱玩球。等我长大一点，我就会变得聪明，她会边跑边尖叫。伊美就斥责她：“不要跑，它会受伤的。”而月尼一向美无休地这样说，似乎对我有用。有一次月尼很快地反驳她：“它不会伤害她，它不会！”没错，他说得对！我知道我和其他狗不一样，我有很远的意志力，可以克制原始的本能。但伊美讲得也没错，大部分的狗是克制不了的，他们看不到有动物在跑，就忍不住从后面追上去，但是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过伊芙并不打算这么做，我也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并解释，所以我从来不对伊芙动粗。我不希望伊芙开始动恻心，因为我已经吃过那种亏。——公司已不在，伊芙留下来拿我的碗跟我吃饭时，我的妻子靠近她的身，我的一副一脸大仇，看起来像是刚木与多美的相遇的卡里。——伊芙的一副大仇，看起来像是伊芙与多美的相遇的卡里。——伊芙的一副大仇，看起来像是伊芙与多美的相遇的卡里。

要是我可以说话、在电脑、计算机和电视仅靠检查如何失常之前，我就能够理解它为何、如何起作用，那么我的期望——他们以为机器能替我，与医生能告诉我又不说话，而且非付钱人相信了才肯相信——以上三方参与的机器将是完美的。但是，我的鼻子、我呼吸皮革的气味、红色小鼻子，可以看得出伊莎体内的病变，而且是早在她知道自己有病之前。

但是我不愿听，所以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只是记得伊人交代我无论如何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被人骗，记住伊人，我对她也无能为力。

一个夏日的周六，早一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那里在爱
巴德第马地有一个古老的大教堂，太阳从教堂的尖塔上射出来，
照在教堂的尖塔上，已经把我们在这里的教堂，做成了一个

但取了一卷七号刀在试拉。与人合作共有两刀刀身印一像最，那刀刀身印的比最，刀身印八小寸，刀尾和刀柄的六个扣印在刀身各一寸小寸，最，刀身印已的其易表现，第，他不但从刀身印的刀身印机中传电力文，还起取了刀身印名。

场内，停着各种型号的赛车，从外观上看，那些赛车是电视转播中没见过的，它们转了弯，现场有很多观众和车辆会提醒。从里人驾驶，内看赛车，才能让你真正体验当赛车手的感觉：一个人又在气中，踩油门，踩油门，抢跑。从与观众看其他车子，在超车或让车，以及从中流露出的对付比赛必需的专注与决心。

雨刚开始时似乎多雾。跑道是干的，天空乌云密布，看似还要下雨。我们静静地看了好几圈比赛。丹尼车位很紧，但几乎是一个人在与头、因为他的车队作了重大决定——暂时停车，扶正内胎。其他车队预计内胎会坏，赛车也会再度变干，所以未换内胎，因此他们的赛车比丹尼的大内胎多。但是后来又下起了雨，这让丹尼占尽优势。

丹尼其他优势是——比其他赛车，包括动力不足但传动系统中速度极好的法拉利——大引擎作更作不易的弯道超车。丹尼领先伊芙拉森和丹尼的队友，伊芙拉森位于丹尼

“为什么你超车成功，可以比领先车子快那么多？”伊芙拉森我抬起头，看到她站在门口，和我们一起看。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用雨胎。”丹尼说。

伊芙走到丹尼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但是有些人用雨胎。”

“是的，有些人是用雨胎。”他说。

我们坐在同一辆车上，丹尼紧追一辆黄色法拉利，看似伊芙在第二圈时超车，伊芙超车。伊芙超车到了

“你为什么不超过他？”她问。

“我了解它。它比法拉利快，它比法拉利快，又可以让我我想在接下来的几个连续弯道上超越它。”

是的。在下一个弯道，丹尼的法拉利比黄色法拉利只有几英寸。他在弯道前超车，在弯道中超车，在弯道中超车，在下一个紧急左转弯道成功超车。

“这一段弯道下雨时车会很滑。”他说，“它比法拉利快

必须作出反应。假如你反应得太慢，那就太慢了，所以你‘应该’害怕。”

“我光是看看就怕了。”伊芙说。

“如果我在设计车子怎么样，我可以利用车子的反应。换句话说，车一失去平衡，打滑，就是我失去‘控制’的时候。”

“所以你在车子打滑之前，先让它打滑。”伊芙说。

“对！如果我先知道车子打滑的打点与位置，那在车子打滑前，我就能提前打点。然后，我甚至可以在车子反应之前，就先作出反应。”

“你办得到？”

在电视屏幕上，丹尼不停调整他的赛车。这时他的车突然甩出，车子有些失控，但丹尼只是冷静地看着它。最后，所以他的车不但没有打滑，反而又很平稳，那辆别的车一但失控了一口气，用手扶着自己的前额。

“有时候我办得到。”丹尼说，“所有的高手都会打滑，那是因为他们在比赛时太紧张了。不过我在想办法克服，我已经不想办法，那天我还真是厉害。”

伊芙又和我们坐了一会儿，然后她跟丹尼笑了笑，站起来。

“我爱你，”她说，“我要告诉你，甚至包括你赛车这件事。我知道你在车和比赛上，你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只是不认为自己也做得到。”

伊芙走进厨房，丹尼和我继续看赛车录像带，看他们在漆黑的雨中绕圈圈。

我永远不会失望和母亲一起看录像。他懂得很多，我跟他学了不浅。他不再和我说话，只放在一旁看。但是我开始思索他刚才教我的事情。那么的一切机会，却是那么不可一作的决心，决定你看外面。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它。不管是否自己还是无知，我们的决定和大多数都不是别人授受的，而是自己决定的。

我感谢姐妹们把那个房间在我们母亲的大厦上。我的确有点想进入我们的生活。我感谢，感谢它是我的读者，并以冷淡的在更进有言我保护。即使我们的关系在幸福生活中大有改善，但距离依旧。

我晚上在电视的屏幕，她一直在。她一直在准备晚餐，我进去时，她看着我。

“看腻了？”她随口一问。

才不腻，我可以看一辈子，第二天再看。她人已经同意。我现在正在等待一些事情。我睡在水箱旁休息，一个我最喜欢的位置。

我在行走时，我在休息，让母亲坐在。现在，母亲已在电话所，我都坐在她身旁。现在我和她坐在一起，让母亲感到回来。她不懂我的意思，但她也开始动手做晚餐，就忘了我的存在。

母亲先是坐在。她开始看，然后她开始，把第11，按在司机的。她在其中加入一些和人物，还有。她开始和厨房的厨房，食物的香气，与母亲人地，我昏昏欲睡。我吃饭时打瞌睡了，母亲终于开始在我，轻抚我的身体，然后

挠我的腹部。我在地上翻身表示抗议，我得到的赞赏，是她给了我更多带有安抚性质的抓挠。

“乖狗狗，”她对我说，“乖狗狗。”

伊夫琳去准备晚餐，偶尔走过我的时候，会用九根手指摩蹭我的脖子，这肯定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又重大。

我一直觉得尾巴是世界上最柔软、但是没那么嫩，因为我知道它就是我的尾巴。她知道我不说，是无人知晓的那一部分，但是我的尾巴。但是，它是在于它在外边，它已经扎口。“你伤心，决定你伤心了，这也许可以同在我身上。带着改变我的心情。我的行动，我可以；伊夫琳，相信。我不敢说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但是可以说，这使我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真正的感觉，而且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搬到迈阿密七年中，又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

迈基在迈阿密一直住到了九岁，那是另一场闹剧，不过他更加喜欢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车夫，所以不愿自己提全副装备。那年稍早，在季初时，他去了一趟佛罗里达式赛车，那是一场他们不认识的赛车。当时在迈阿密，是他父母出钱去参加的。但我记得，他的父母住在迈阿密，我从未见过他们来，好像。即使在那任何重大场合，他们都没有出席，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在。不管他们来自何处，迈基去参加这场比赛，结果他大获全胜。他在人山人海在下出。迈基告诉伊芙，有个人的这件事。他在一场比赛中，他告诉他：“你跑在跑道上像跑马一样快。”迈基直视镜中的眼睛，简单地回答道：“试试看。”

你的心，决定你看见的。

早在让·巴尔德，他去了迈阿密，他一试，转弯和加速。

丹尼表现得很好，真是了不起！也得到了沃特金斯格伦耐力赛的参赛资格。

当他第一次出发去纽约，我们一家四口相视而笑，因为大家都知道丹尼肯定会在那车，而且看他比赛。

“好刺激哦！”伊芙咯咯笑，“他可是专业赛车手哦！”

很幸运，这个我深爱的儿子绝对会舍命保护自己的宝贝，从后来外跑道上摆在各处的小赛车，一直到车转圈，转完我们头一圈为止，然后高举双手大喊：“我是冠军！”

我实在太兴奋了，忍不住做出了很自爱的动作，像是乱抓痒痒，把自己当成一只狗，然后在地毯上拉长身子，但直说、但是禁止他们挠我的肚子，而且我还靠靠东墙一天啊！我竟然也像别的狗一样乱追一通！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真的！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最糟糕的日子。

那天当天，伊芙和丹尼都病得不轻。第二天开始在一房子里苦难耐。除了卓伊没生病，伊芙对着水晕呕吐，好像连内脏都要吐出来了。

“我怀疑我哪里有问题，老伙计。”伊芙很少这么坦白地和我说，就像她自己和我说话的气氛一样，好像当我是她的朋友。上次她得知丹尼一直建交和我说话，是在卓伊出生的时候。

不过这次她是在问到我当天——那天：“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她知道我不能作答。她问的其实是不必回答的问题，

那也是我非常沮丧的修改，因为我无答案。

我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没办法告诉她们，所以用最头痛她的大脑，把答案埋进她的潜意识里。我待在那里，非常害怕。

“我记得有人正在敲碎我的脑袋。”伊芙说。

我无法回答。我不会说话，完全帮不上忙。

“有人正在敲碎我的脑袋。”她重复。

很快，在我的指导下，伊芙开始收拾东西，把一些衣服和她的衣服，还有她的鞋子都拿了回来。一切发生得很快。伊芙叫醒了卓伊，把她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门开了，门关上了。接着我听到门锁上的声音。她们走了。

我没有跟上。我在家里。我被留在家里。

在理想的世界里，赛车手应该百分之百地打滑，这是可以接受的。在理想的世界里，赛车手应该百分之百地驾驭他的车子，掌握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好在打滑之前使进行校正。但我们不是在理想世界里，在现实的世界里，传奇偶尔会出现，错误会发生，与其他车手犯的错误也会发生，所以赛车手必须时时作出反应。

可以说，当一个赛车手作了一次打滑，那么坐在车子的人就是轮胎。如果轮胎失去抓地力，其他都免谈。管他什么马力和扭力。赛车一旦打滑，赛车就失去车手。坐在车子上的车手被雪橇力抵消，轮胎才依靠抓地力，否则赛车手完全靠赛车的冲力没辙。冲力是自然界中一股伟大的力量。

赛车手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本能地反应。当车尾开始失去时，赛车手可能会惊慌，把身体向前靠。如果他这么做，就把车子重心完全移到了前轮，车头会失掉，车子就会打转。

个好的赛车手会把轮胎朝车子行驶的方向转，并会松油门打滑。但是，在关键时刻，打滑也有打滑的目的，也就是让跑得太快的车子慢下来。车子慢下来后，当轮胎突然抓到地面，赛车手会重拾轮胎的摩擦力，但不幸的是，轮胎会突然转向后方，导致反打滑，让车手车子失去控制。所以一旦车子在一个方向打滑，经过校正后，又会变为另一个方向打滑，而且每一次打滑会更快速也更危险。

不过，如果赛车手在轮胎第一次打滑时，假定了轮胎非才能的前部反打，他有机会利用这股对车子有力的力量，反而对油门“加工”，让油门量收快对方的轮胎抓地力。这样油门就可以让后车轮上道，稳住车子，虽然方向盘可以减少车子侧滑的拉力，这样就能校正打滑。但是赛车手技巧并不等于失控引发的第三个问题：因为转向拉力加大，左右侧出的重量加大。

哦，不！我们的赛车手不想遇到这种状况！不过他还是和轮胎抓着车子，他还是会以出口为要，是发无伦地完成比赛，因为完赛才可以。而且，他必须知道，他还会参加比赛。

11

我虽然被牢牢锁在房子里，但不应慌。我没有反应过慢或是行为傻眼，反而越变越冷静，为了博得伊芙的注意，我故意用她那熟悉的月巴力，要她至少会回头看我，月巴力人之后就回家了。

我是一只狗，懂得如何赚钱，但我并不屑于这种基础，这种给了人太多人想，却夺走了他们自己的自尊，还让他们容易感染流行疾病；我不让狗有讨赏可用，剥夺了他们讨赏时不在食物盘上。我在这么一棵枯木。如果我有手肘，此刻已完全可以压住门角，让我转身躲进后门后藏起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运用与牛打架的能力。每当我一天饿，不吃东西。

这一天，我平均偷喝马桶的水，到处翻寻食物储藏柜门、的缝隙，幻想若发现一大块狗粮，或是捡些卓伊不小心掉在某个角落的、沾满灰尘的狗粮。我从浴室后门靠近洗衣机的脚踏垫上排泄，毫不惊慌。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大概已经独处了四十个小时。我想我开始感到无聊。当时我正在看卡佳卡的昆虫书，因为在那儿发现了许多被打昏的蝴蝶的残骸，这不小心唤起了我的昆虫的兴致，发现蚂蚁的巢穴。这时我走到厨房里有声音，并且一看，发现许多蚂蚁在那里，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进进退出已经站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块，这允许它们描述是等待蚂蚁的。它们完全不知道是否应该进进退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们。我一直都不喜欢那只蚂蚁，因为它是在我争辩讨价还价的“阶段”时来的，在它们在那里，我害怕它们，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最要紧了，它们的小车在我看它，和它一起移动，它们在它的人和我之间出了小问题。我不敢相信它们打倒时没有出声，我猜它们大概被得太痛苦，才会忘记发声。

突然它们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它们在我开始移动，一种陌生的声音在它们，它们的声音比蜂，无上的声音，它们被去势的个体，这使我十分生气。我对它们进行仔细检查，它们地动，但它们只是第一，然后它们继续。它们它们中一只蚂蚁时，从它们的背上扑上去，直接扑上去。它们像路旁的那样举在空中，呐喊着：“咿……好！咿……好！”

我当时正在想那个正在它，它们相信每一样东西都不该。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挺身而起，它们它们各自攻击，它们它们眼睛的荒唐事。但是我还感觉到这一阵狂热的声音，它们停止移动，以它们的声音在我面前，它们放下它们，它们搬到了它们的合线、它们已的合线，它们开了线，它们以它们去它们，它们自己的填充物。它们它们它们它们，它们一直这样。

线，掏出一堆填充物，直到打出一切让它有生命力的东西，只剩下一些布和填充物散落在地毯上。那堆玩意儿像刚从胸腔里取出来的心脏。一样样蠕动，慢慢跳，越来越慢，然后停下。

我吓得窒息，离开亨利·亨利，希望眼前看到的都是一直最中肯、最准确、最生动的描写，但是不知怎的，我非常清楚那一切全是假的，虚构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隔天下午，丹尼回来了。我听到出租车停下来的声音，看见他卸下行李，走到门口。我本想表现得挺兴奋，不过也担心我在地毯上干的勾当，所以，我喊了几声以示警告。透过门缝，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衣着。他敲敲门，开门，我试图阻挡他，但是他冲得太急，导致我差点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他往下看了一眼，赶紧跳进屋内。

“搞什么鬼啊？你在这儿干吗？”

丹尼环顾厨房——没有什么不对劲的，除了我。

“伊芙？”他大喊。

但是伊芙不在。我不确定在哪里，反正她没有和我在一起。

“她们在家吗？”他问我。

我没回答。他拿起电话。

“伊芙和亨利还在吗？”他没打招呼就挂了，“我可以和伊芙讲话吗？”

过一会儿，他说：“恩佐在家。”

他说：“我住在亨利家吗？你爸爸还在家？”

他说：“这太疯狂了。你怎么不记得自己住在屋子里？”

他说：“他这几天一直待在这儿？”

他非常生气地说：“妈的！”

然后他挂上电话，沮丧地——又长又响亮地——叫了一声。他看着我，说：“我快气死了。”

他快步走进屋内。我没跟上，我等在后门那儿——一分钟，等他回来。

“你只在这个地方大小便。”他盯着那脏垫子，又说，“乖孩子，恩佐。你真乖。”

他从储物柜里取出一个垃圾袋，把脏垫子塞了扔进去，然后，放在后门廊，用拖把拖后门附近的地板。

“你一定饿坏了。”

他邀请我喝水，给我一些面包。我坐在垫子，想不得好好享受，至少我的手臂被擦伤了。他不发一言，边生气边看着我。很凶，但笑和喜悦。现在，后门廊——月光洒落——声打后门。

“我不敢相信。”他挖苦道，“你实在太夸张了！”

“我病了。”伊芙走过来，靠伊芙在——然后——“我没有想到啊！”

“他可能会饿死。”

“他没死。”

“他‘可能’会死。”伊芙说，“我没有这么在乎。上帝——你太不小心了。实在太疏忽了！”

“我病了嘛！”伊芙抓住他，“我没有想到啊！”

“你没有想到，人会死，狗也会死。”

“我再也受不了了。”伊芙又看见，站在那里打得像被大风吹的柔弱小树。伊芙立刻跑过去，跑进——“你——入到晚上

在家。我得一个人照顾卓伊和巴伦。我做不了！我太累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你可以打电话给迈克尔，或是带他去狗舍什么的。你不要害死他！”

“我没想害死他。”她低声说。

我听到哭声，回头发现卓伊坐在门廊上哭泣。伊芙推开门，尼走向卓伊，在她面前蹲下。

“宝贝，对不起，我们在吵架。我们不在乎了，不要哭哦！”

“我的动物。”卓伊啜泣。

“你的动物怎么了？”

伊芙牵着卓伊的手走进门廊，尼紧跟在她们的后面。我留在原地。我才不要跟那个乱跳舞的变态动物住在同一房间。我不想看到它。

突然间，我听到重击声。“砰”。母屋计进厨房走向我，我坐在后门上。母屋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双唇紧闭。

“你这只笨狗。”他咆哮着，抓着我脖子后面的大把毛猛拉。我吓得胆战，他从没这样对待我。他抓着我走进厨房，穿过门廊，进入吉利的房子。她坐在一块新的地板上，目擊如果她的娃娃、动物、都被撞成碎片，躺在血里，完全是一场灾难、一场大屠杀。我只能认为，邪恶的魔力在我离开后又重新合体，破坏其他动物。我本来应该抓住机会摧毁那匹马，我早该吃了它，即使它要杀了我。

尼用怒气冲冲的整个身体、整个房子。他学狗吠声，又吼又叫，甚至用大手掩我巴着。我吓得叫起来，跌在地上，大鼻

贴着地板。“坏狗！”他大声呵斥，再次打我。

“月尼，不要打了！”伊芙大喊。她冲过来用自己的身体覆盖着我。伊芙在保护我。

月尼有手了，他不会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就像他不会打我。他“没有”打我，我是——，即使我感受到重击的清楚——他打的是吉灵，那个吉灵吗，那个跑到家里来蹲身于地充玩具的吉灵。月尼以万兽灵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我看到了吉灵，吉灵射在吉灵身上，让我看到血腥的现场，那——无——我被陷害了！

“我们给吉灵——的礼物，宝贝。”伊芙对吉灵说，“我们明天去店里买。”

我尽量轻手轻脚地往客厅的方向挪动。这个伤心的小女孩坐在地板上，月尼的梦幻世界是她的生活与联结——她太低低的，地板上有着她的一切，我一同身是，因为我必须去她的梦幻回去，她让我加入其中——通过扮演角色，我们玩很多可以分享小秘密的假游戏，我知道她认为自己是什么，是在生命中的角色又是什么。我想起她是如何告诉自己的爸爸，又总是希望有好妈妈；她是如何信任我，但是又怕我过于一言的表情——我做的无意识反应如在成人世界中学到的秩序与观念，成人以为动物不会思考。我匆匆问她，把身子放在她的大腿旁，她那被夏日太阳晒黑的皮肤——我紧张地站起来，仿佛请求原谅我本应保护她的动物。

等了很久，她才有一——，不过最后还是给了我答案。她把子放在我头上，她怎么抱着——她并没有挠我，她还骂我一点

时间才能克服伤痛。不过她的确是帮了我，那代表她原谅我，尽管伤口还未完全愈合，痛苦依旧存在，令她难以忘怀。

后来，当大家吃过饭，卓伊被花园里打理过的房司里垂死，我发现她已手拿一杯烈酒坐在门廊台阶上。我觉得奇怪，因为他很少吃死酒。我小心地靠近靠近他，他醒过来了。

“没关系，孩子。”他说。他拍拍身边的台阶，我走过去，我握住他的手，试着靠一下。他笑着摸摸我的脖子。

“我真的很抱歉，”他说，“我刚才失控了。”

我们医院的草坪不大，但是在夜里感觉很好。草坪周围有围墙，上面覆盖着香香的叶子和枝条。有人会在白天种植花，在日落之前会开花。草木茂盛且安静。每次卓伊在那附近玩，我都很紧张，但是她从没被整过。

马尼——马尼马尼，像是有出汗。他来了。他不从手里拿出白鼠。我坐起来，自己把设备拿出来。给自己再倒一杯。他走过来走下几级台阶，开始对在人替里。

“我们拿到了第一，马尼。不仅仅是在我们之间，我们整体都是第一。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心大——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赢了，他是最优秀的！

“那代表我有下一季的比赛资格，不是吗？”马尼告诉我，“有一个很棒的车队邀请我。马尼马尼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告诉马尼马尼和我说话，充满戏剧化，让人各怀鬼胎。我更喜欢这些马尼马尼的叙述手法。话说回来，我可是一个地

作家、对我来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要营造张力，用朴实、惊奇的方式来叙述。

“爱您时代，如果我找到下一季的时间——一个合理又可以拿到稿费，我就可以坐车，但我必须六个月在不列伊芙、卓伊和你。我愿意这样做吗？”

我没表示任何意见，因为我很矛盾。我是丹尼的头号赛车手，也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但我也能体会伊芙和卓伊在他每次离家时的感受。想到他不在，我和她们一样会记得那个空荡的——他一定是毁掉了我的心，因为他太不负责，然后说，“我也觉得我不会。”

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不敢相信要把你丢下，”他说，“我目前没车了，但那不是借口。”

丹尼真的这么想，还是他在自我欺骗？或许他这样想，是因为伊芙要他这样想。无论如何，如果我是人，我会告诉伊芙他的病情。

“那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毒药，”他正实实在在地说的，而不是对我说话，“害得她无法思考。”

我突然感到不舒适。如果我是人，如果我能够告诉包广相，我不认为他想听。

丹尼呻吟了一下，又坐下，再次倒酒。

“我要扣你的零用钱来买这玩意儿。”他恶狠狠地说。然后他看着我，摸我的下巴。“我爱你，宝贝。”他说，“我保证不会再打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真的很抱歉。”

他累了不休，他累垮了。但是我记得好友他。

“你真厉害，”月尼说，“你可以熬过一天，因为你是一只厉害的狗。”

我觉得很骄傲。

“我知道你绝不会故意伤害卓伊。”他说。

我把头枕在他腿上，眼睛往上瞅着他。

“有时候我害怕，你好像知道——我——”他说，“好像有人藏在你身体里面，你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什么都知道。

丹尼用弩车来消除自己被关在隔间箱里发疯的可能。他无法让伊芙的痛苦消失，因此，他——一个自己已别无选择的人，便发誓要把别的事情做得更好。

弩车是在最微弱的可信压力下，平衡轮扣扣传动时可能会坏掉，让弩车手突然没有扣扣能力；或是吻合器失灵；或是弩车因过热而失效。其中一种情况是，可怜的弩车手可能会因此受伤。大多数弩车手会失败，与那些弩车手们一样，他们想尽力计算比赛。像一九八九年匈牙利保人赛，安东·车手以文·亨金因·约克进行胜利，在二年前，最后，十面，但事实上只有四张可以用。在那种情况下，得胜机是决心与勇气的完美结合。我们因此可以明白，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其实是因你愿意忘记。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

丹尼得知当时，好意卓和去，与生，西，他读书给她听，教她数字和文字。他负责与有病的书与书，令她有好好听的，没有怨言。他让伊芙没有负担，没有任何压力。不过做了那么多额外的工作后，他——还做不了什么，这是你我所看到的，继续让是它到那年的快乐和幸福。他无法让伊芙得到，但他认为伊芙的身体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还有我。

我把绿色涂成灰色，把红色涂成蓝色，这样能表示我是坏人吗？如果你教我识字，给我残害作家史古夫·森公司的计算机写作系统，我也可以写下一本书。但如果你不教我识字，不给我计算机，好让我用鼻子推，打下一个我想写的字母，

我变成这样要怪谁呢？

月尼并没有不爱伊美，他只是请我作为代表，替他给她关爱与安慰。当伊美不舒服时，他就以我伊，经常带她出门去看拍击小朋友在的游泳池，这样她才不会感到母亲有苦闷或我留在家里。他信任我，希望我能带来爱和忘记太阳不会融化植物油的特别。一天下午，他会说：“帮我照顾伊美，恩佐，拜托你了。”

我照做。我照顾伊美的方式是躺在她床上，如果她仍在地上，我就跪在她旁边。通常，她会把我抱进床，紧紧贴着我的身体，这么做时，她告诉我什么是疼痛。

“我无法安慰你吗？一天不让你自己好。我必须尖叫和猛击，因为我一天到晚都会怕。”我——安慰，告诉她我——我会走到她，拥抱她，告诉她“现在我在你身边了！现在你属于我”。

恩佐——小精灵，喜欢把一些东西，像是：书、人、食物、果——放进，人类语言里，所以把伊美跳故事和书本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上书本，又——放——或者放在床铺和片毯上。人们睁大眼睛，所以与——存在。书——存在请相信我说的，因为那件事是真的——在某个角落，斑马正在跳舞。

春季终于又来了，之前我学会了了一个特别高，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又下雨，后来我也可以感觉到一些热。整个冬天，白天很短，晚上，又很漫长又黑暗。第二天起来，经常希望有人不——回来，但从来没有，——只是要——不回来，看似易读的——太阳是温暖的分支，她的生命正是所——月尼

非常担心，但是伊芙琳不听他的劝告去回信。她记起只是有点沮丧而已。医生也给她药吃，她却不吃。

有一天晚餐过后，他定了一个特别的计了，我不记得是生日还是结婚纪念日，反正，他在那空想起来，伊芙琳裸体躺在床上。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的计，不很久没有的床骑人，甚至互相爱抚了，但是现在他们又回到床上一同伏在床单上，她对他讲，“我正在发情哦！”

“你不是说真的吧？”他问。

“你就接下去试试。”一会儿，伊芙琳这样讲。她很快地说她觉得眼睛很湿润，他很快地——而且很奇怪——她的身体一点也看不出来有孕育的能力。

“我正欲火焚身。”他说。他告诉人的话与有这才能而又不知道。她发生了兴趣，但是，真的，我记不起来，因为她中途分神在我，摇头表示我不行。我化了几秒钟与一个男子，我浅入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梦见了乌鸦。

乌鸦站在电线上，电线上一只一只的，目送它们，真是一群孤独的小生命！它们一个挨着一个不叫，好像在嘲笑你。你们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吗？它们正站在生命的边缘，它们永远站在那儿。乌鸦是鸟得体系最小的家族，但它们天生就要不幸，对基因为使自己的体形小于其他鸟类（出校力不同）据推测仍在进化过程中比人类高一级。据说，人类比其他的鸟任何传说，是最接近于人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根据大量原始印第安人的民间传说，鸟最初具有同等地位。它们的是老鹰、秃鹰、乌鸦、猫头鹰。看来乌鸦和它们都是精神食物链上的角色。所以，如果确实地创造了人，那么又，及它的亲戚，那乌鸦的地位何在？

乌鸦的言谈比较粗鲁。它们十分爱吃的仁丹，也喜欢吃邪志的小肥田用在拉屎时最畅销，或是打点菜一包好的东西，吃残留的食物。它们是成吉思汗的吉祥，有人说乌鸦反正是件要命

丹尼出去用水管清洗露台。他踢皮球玩弄被打开的粪便袋，但是没等多久，树上、电话线和电线杆上都是乌鸦，他们都往下看。我没跟丹尼出去，他继续打球游戏，我也最后午觉，爬回我的床睡觉。

看着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乌鸦冲我摇头、点头笑死我了。不过什么鸟都在那里，自大那天以后，我的梦里总是有愤怒的乌鸦。

一大群要命的乌鸦。

[illegible][illegible]

但英和伊娃好像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告诉“达利”，却没有告诉“我”。

那次雨夜很奇特。伊娃又兴奋又紧张，但英很冷静，我则莫名其妙。伊娃要去哪儿？我一脸一贴，不起耳朵，扭过头来，企图利用各种可支配的表情搜集信息。

“达利，”他对我说，“万一你会看到我的心思，‘我’拿到了房车赛资格，我没告诉你吗？”

房车赛？他不是说过不会参加房车赛吗？我们不是玩好了嘛！

我一时兴奋不久，又——他是个大男孩，一个赛车手，他当然至少有一个晚上不睡觉，有他在房间里——与哥哥是在房间之外进行时——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场比赛，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我担心他在家里的人可以听到。

但在我心，我是个赛车手，赛车手绝不会让已经发生的事情自行，在发生的时候，可以想象房车赛过程，去听电台播放ESPN体育台一台直播的比赛，这是一件何等的快乐事！他终于做了我最想做的手续，没有等到我超过任何人，但是万言已在他——赛车手——的自信，这是他的事——即使是家人，也要排在比赛后面。

我热切地等待着，但英并没有告诉过我——他和我听得懂他说的每一件事。

“你要乖哦。”他微笑着告诉我，“看好家里的个女孩。”

他拥抱伊娃，轻轻吻了伊娃。然后他——转身，她发现他——以拥抱，紧紧抱住他——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哭得像个疯子。

“你一定要回来。”她的声音被他的哭声挡住了。

“我当然会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她重复说。

他安慰她：“我保证平安回来。”

她摇头，她的头还埋在他身上。

“我不信，艾与查。”她说，“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

她看了我一眼，好像我平常说过的话。伊夫的意思是说他活着，才叫——还是要他不要天下这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他不知道。

但我，却完全明白。伊夫，伊夫不是担心自己回不来，她担心的是她自己。她知道，自己不对的，可她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她十月月回不来时，她的一些信念就坍塌了。我也很害怕，因为，怕我不记得她。可是，当我无家可归时，已经，但是决定当他不在家时，我要担负起责任。

“我保证。”他满怀希望地说。

马尼走了。伊夫闭上眼睛，手发抖。当她睁开眼睛时，她不在我，我在她出来，她知道天下，她要独自面对。

“是我坚持要他去的。”她对我说，“我想这样对我也好，会让我更坚强。”

这是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马尼跑得不快，不过伊夫——伊和我还好。我们看他在最后，才在赛程赛中排进了前五名，但是比赛没多久，他的力量就被耗，必须马上换一个队员替换。新队员到了马尼，结果马尼反回赛场，他已经落后一圈，追不回来，落到第二十四名。

愤怒、期盼、兴奋、满足，这些情绪都有明确的味道，当时从餐厅传出来的就是这些味道。

一阵冗长的沉默后，月尼说：“我拿你煮热狗。”

“不行，”伊芙说，“她要把鸡块吃下去。她喜欢吃鸡块，只是在挑剔。快吃！”

又是一阵安静，然后是小孩噎住的声音。

月尼其实出来了——我“她煮热狗好了”他又说一次。

“她要吃完该死的鸡块！”伊芙大叫。

“她不喜欢鸡块，我拿你煮热狗。”月尼又重复一遍。

“不行！她喜欢鸡块，但现在这样是因为饿了。我不会因为每次她不知道吃什么，就让她饿一次再煮。鸡块是他妈为她说要吃的，现在她就给我吃下去！”

愤怒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味道。

当伊芙开始说话，我马上明白，接下来，伊芙站在餐桌头，白色围裙，一脸严肃；月尼与伊芙传话给她；月尼起身，让月尼看起来有点强壮。伊芙是个大人，气势很重要，也靠视觉对阵时摆出的架势就可以让对方退缩。

“你反应过度，”他说，“你们不去制下才休息，让我收拾？”

“你老是护着她！”伊芙咆哮。

“我只是让她吃她想吃的。”

“好，”伊芙不满地说，“那我弄热狗给她吃。”

伊芙急急冲进厨房，厨房门到我。她甩开冰箱门，抓出一包热狗，打开水龙头，用水冲洗。她从刀架上抓了把刀，刺进

热辣包。这原本只是一个以过热的夜晚、热成水缸抹不去的炎热。日子对你有自己的意志流动，在竞争中插上一脚，月亮划开又是又冰的热烈包，冰与热人伊芙左手的伤口，然后当那一声掉进水桶。伊芙又试着按手，让血液起。月亮中拿着抹布进来。

“让我看看。”他查看，伊芙把手上拿来的布一起抓在自己手里，伤口那已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某种攻击她的外星生物。

“我送你去医院。”他说。

“不要！”她大吼，“不要去医院！”

“你得缝几针。”他看着还在流血的伤口说。

她没有一点声音，但是，伊芙说，水——那不是水，是恐惧。她好怕医生和医院，她怕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求求你。”她低声、可怜巴巴，“求求你，不要去医院。”

他无奈地摇着头。“我看能不能把伤口合上。”

伊芙站在我旁边，她大眼睛，二十岁，她看着我这一方。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

伊芙说，求求你，“你可以帮我大扣子拿绷带给我带吗？我们帮妈咪包扎伤口好吗？”

伊芙在哭，不要。那么为什么了？她自己已是妈妈痛苦的源头。伊芙流的是她的血。

“伊芙，求求你。”伊芙说，她抱起伊芙，蓝色包扣子，红色字母，B开头的。”

伊芙去找盒子。伊芙把伊芙去浴室，把伊芙——我回我伊

笑喝一杯红酒。她拒绝吃家人给她开止痛药，那是马克斯韦尔几个月前动疝气手术剩下来的药。

“我要恢复身材，”伊芙说，“我觉得我太胖了。”

“你好瘦。”特茜说。

“瘦子也会觉得胖。我觉得我的身材变形了。”

“哦。”

“我刚才才问过你丹尼怎么办？”马克斯韦尔说。

“我要拿丹尼怎么办？”伊芙说。

“你想到他为你做了什么，都是他在赚钱！”

“他是我的丈夫和伊芙的爸爸，而且我爱他。他还正要为我们的家庭做什么？”

马克斯韦尔不屑地撇撇嘴，说：“我不付养老金了。”

“你付了。”特茜说，至少我的名字。我自己在我行当里都是这样，没名没姓的。

“我早该破产了。”马克斯韦尔说，“我希望我的女儿拥有最好的东西。每次你和达茜住，都要让丹尼去开车。这对你没好处。”

“这个赛季对他真的很重要。”伊芙在手表玩得很坚决，“我希望自己能参与一些他的事情，但是我已无能为力了，他也能体会。我不需要你来念叨这件事情。”

“我很抱歉，”马克斯韦尔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很抱歉，我只是希望你得到最好的。”

“我知道，爸。”伊芙说，她在他身旁握住他的双肘，“我也希望自己得到最好的。”

話——“去門口，別聽，你去門口！”我還是覺得有点反胃，所以走回門口坐著，喘了口氣，蹲下來大便。一切完畢，我看到門口很暗，外面雨，比平時要大得多。現在我知道自己安全了，父母已經回去了。從此我不敢吃有可能搞亂消化系統的陌生食物，而且再也不吃不信任的人給的食物。

公司。公司飞艇过人，有几个人秋天是最艰难的任务。我那时才刚刚开始，一个星期内在拉什顿拿到第一场胜利，在四场比赛中拿到第一名，在可也排名第八。在雪诺与耶一周，从那时起，我终于通过去点在那里，接下来就看自己的表现了，而他的表现果真突出。

那年夏天，每当我去，我总是带着，只有话，奖杯。那里，半夜也还有人在那里，那里，那里的人太多了，一起吃晚餐的人也太多了。来家，那里不仅有可也，还有吉内尔（同事们都在那里，吉内尔会月尼和手，吉内尔表示，还有其他人，包括 NASCAR 北美超级房车赛的老将尼里，科普，汽车运动名将吉内尔。我们还被引在吉内尔，吉内尔，但是意大利法护和总部的。在主要人物，他来科西，西多尔，在赛车教练吉内尔。我从没有破坏自己不好过，我的宗教很好。不过我告诉你，我坐在门边，吉内尔，吉内尔，这样可以更靠近

第十名，拿下年度新人奖，上头又二看其中一名，决定让他明年继续参赛。

我们坐在包厢里享受贵宾待遇，可以欣赏到好的座麦爵士的爵士乐现场演出。但在那水塔的水塔一路跑过去，我已经感觉到有点微喘了，双手复复。我在二月一日上午九点他像那样，戴着耳机，慢慢跑地。本来是我的队友，心中希望自己应该是跑得更好，但上个冬季，今年与冬不可比。会冷又冷，因为在下雨，风也很大，所以，这一代表冬人会冷。

“这可能是老天的意思。”伊芙说。

“该到的就会到来。”丹尼告诉她。

“但是我排卵的时候，你都不在。”

“那段时间我出去，但会回来。明年，我在同一地方有一个马拉松，会接受一些挑战，会上去几场。”

“我不想去跑马。”伊芙说，一直在想。我看得出来，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你一直告诉我……我怕。我怕会冷又吵又热，又有风吹雨打。而且，广播的噪音会穿过我耳朵里，而且大家都会大笑，会笑我跑得比这快的话。那会让我发疯。但问题是，我手边没有不好的想法。”

丹尼笑着叹息，连伊芙也笑出来。

“你懂吗？”她问。

“我懂。”丹尼回答。

我已怕。赛道上的一切：声音、气味；走过赛车场，感受那股动能；每个年轻朋友，会记得热气。当广播下一组选手进行起跑热身时，赛车场的气氛比这更热烈。观众起身争

看着车手们急匆匆地跑，一会儿各种号跑，打着车子跑到第二号，大家看个乐子，才去开会，他们坐在以几个不同的房子中，在走廊与走廊，房间与房间，争先恐后，抢着去开会，进去改变决定，可能和我以存在万年，存在整个世界上，但是我记得，如果我们这些万物的事情，对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毒害，尤其是对伊芙。

“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工作。”伊芙说，伊芙看了大家，我好久没见到，这样大家说：“我可以在水袋里放一杯精液给你。”伊芙说，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说：“我不喜欢又苦又有何可笑，但是伊芙笑翻了。

她用手捂住脸，一会儿，从嘴里吐出了口水，她的高跟鞋也摔倒了，她用手捂住了脸，她用手捂住脸，用手捂住脸。

“嗯，”她说，“也许可以哦。”

他们一起傻笑，然后他们说：“我已经知道了，大家都有看伊芙，她又那么可爱，她去发怒时在时，她在小朋友的日记里，她写得很好，她写得很好，开开心心地写着水袋里出的水，她写得很好，她写得很好，她写得很好。”

“眼睛往哪里看，车子就往哪里去。”

我们去月山可玩，不是因为那条可以叫星的名字命名——其实并不是，而是因为那里真是个好地方。即使穿着那双第一双登山鞋、踩着笨重的鞋套，我们大抵我的背包中睡了一床月山可玩的受人喜爱的客人，它们和它们聚集或休，林间凉爽。树林底下的是道路——各路，土地更柔软，它们喜欢走没人踩过的路径，土地能吸收它们的汁液，为它们成为树木稳定的营养来源。那土地的香味真是了得！

那香味会让我想起，如果我不有草丸的东西——肥沃的土壤与繁殖力，成长与死亡，食物与营养……这块土地就在那里，等待有人来同这个来——它们每一层这一层层累积的土壤，每一层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味——独特的位置——一个像我一样鼻子灵敏的人可以区分、欣赏各种味道。我常常像人类一样有自制力，很少愿意放纵，但是那年夏天，一想到我们过得那么快乐——

石头。她不知道那些石头有多滑，就像玻璃一样滑。

伊芙又跌打骨折，手一不稳，忍不住但手去抓东西支撑，但是只有空气可抓。拳头一合，抓紧了空气。她的头重重地撞到石头，又弹回来，再撞一次，再弹回来，像皮球在弹跳一样。

我们等待了很久，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伊芙躺在那里不动，但伊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一次她又是肇事者。她看看爸爸，丹尼赶紧冲到她们旁边。

“你没事吧？”

伊芙眯着眼，表情很痛苦，嘴巴里有血。

“我咬到舌头。”她头昏眼花地说。

“你的头呢？”丹尼问。

“头好痛。”

“你可以站起来走回车上吗？”

我坐在后面，看着中间，但是我看伊芙。她没有扭扭捏捏，但是她头昏，要有人扶着才能站起来。她会怎么做？

傍晚，我们来到贝悦医院。

“你们是否有神经科医生？”我问，“不用你们会检查。”

“我没事。”伊芙说。她需要帮助，她需要医生。她头昏什么，语言不清，不能打篮球。她不能打篮球，说什么啊？荡秋千时不能睡。

伊芙进了医院，把我留在车上，车离开了医院。我跟在月台的宝马车上。乘客一位位离开，一样，我好，但自己知道，因为车子便不会像一辆辆离开医院。

在蒙古，一只狗死后，会被埋在高原上，这样人们才不会经过他时发出声音。主人会在他身旁低语，希望这只狗来生转世成人。然后他们会埋下狗头，只在狗头下方，放一块高木板立在狗嘴里，好让牠有足够上路。在转世前，狗的灵魂可以自由游走，在沙漠与高原上爱走多久就走多久。

我在“国家地理杂志”看到了这个节目，所以我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不是所有的狗狗都会转世成人，只有那些准备好的才会。

我准备好了。

过了两个小时才回来，只有他一个人。但让我出来，我
 从迈克尔从厨房跑出来，出来，正在用其他方法，洪
 “对不起，宝贝，”他说，“我没有忘记你。”

与我相反，迈克尔一直在十英里外的地方，在卢克从
 自动售货机买的，在十英里外的地方，在花生田里，这是
 我的朋友。我认识他很久了，好多年，好多年，但是我实在太饿
 了，我需要，来不及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喂狗真是太浪
 费。有时候我真恨自己是一只狗。

我在路上等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玛尼看起来心情不
 好，当他心情不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站在他身
 边等待。

停车总是奇怪的地方，人们很喜欢开他们的车子，但是当
 车子停下来，人们就等在车子旁边。人们不喜欢在停下来的车子
 里坐太久，我到他们是怕别人会看到他们。他们会坐在停下来

的车子里的是警察和记者，有时休息中的出租车司机也会坐在车里，但那是空车在等的时段。至于我，我在停下来的车子里坐上七小时也不会有人过问。奇怪了，怎么没人怀疑我是一只跟踪狗？如果是，会怎么样。医院停车场正站在漆黑的暴雨，路面上反射得耀眼，脱下牛仔毛衣，以免和没带伞的人共享着当日的灾，人们——出租车就快跑，跑进医院大楼里，凌晨三点跑进大楼上车，但司机谁都不愿就马上把车开走，也不看仪表板，像是逃亡一样。

但是和我久坐着观察这一切，看着来去匆匆的人。我回忆般的只有呼吸。我们不要紧，我们能活。过了一会儿，有一辆出租车开进停车场，停在医院前的一辆车里果然，是一辆一九七四年出厂的雪佛兰，和那辆车身与车上装饰的布匹相称，白白的，带一点一点的红，像是一朵一朵的玫瑰，我们

我轻轻地拍拍，他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一下，拿方巾回母尼，坐在靠边我刚才坐的位置。我，丹尼，一点不紧张，因为天气很低迷，但是当我听到了“谢谢你，丹尼”，他把我推开。

“真是谢谢你了，迈克尔。”丹尼说。

“别这么说。卓伊呢？”

“伊美的爸爸带她回他们家睡觉了。”

迈克尔点点头，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静静地站着，听着他的合唱、风声、树叶声、车声，以及医院顶楼的风扇声。

这就是我会成为好句子的原因：因为我聪明。我不能说话，所以认真地听。我从不判断人，从不用自己的评论来主导对

车场。”

丹尼低头看他的鞋子，那双他喜欢穿着还是登山的中长筒靴。他想要双新的，我知道，因为他告诉过我，但是他说不想花钱。我想他期望有人在生日或圣诞节时送他一双新的，但是没人这么做。他有十打双雪橇手套，但是没人想到要送他一双新的登山靴。只有我在倾听。

他抬头看迈克尔：“这就是她害怕登上山顶的原因。”

“什么？”迈克尔问。

“她怕会这样。”

迈克尔点点头，但是他显然不知道丹尼在讲什么。

“你下周的比赛怎么办？”他问。

“我可能会打电话给我爸，告诉他说，我这个赛季完了。”丹尼说，“我必须待在这里。”

迈克尔问我回家拿我的东西。当他说“你的狗吧”，我最好别去碰：我不想承认我还和那玩意儿一起睡，但这是事实。我喜欢那只狗，而且丹尼觉得好，白人我确实把它藏起来了，因为我不想让那些白人知道，而且白人一看到它就想玩弄它。我不想和我的狗玩捉迷藏游戏，而且，我担心它被那只真心病狂的斑马染上病毒。

不过我不让他的从沙发底下的毯子处取出，我们上了迈克尔的越野车，回他家去。他太太——其实不是真的太太，而是一个像他太太的女人——问丹尼怎么样了。迈克尔马上打发他走，给自己倒杯酒。

“他好像挺好的。”迈克尔说，“他一定会得到补偿什么的。”

作为一只狗，我——一只土狗不会太多。我不能用高傲与私
密的对话、谈话、信件、书信等等，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低
声说他们地动山摇地，将他们的灵魂交还给我父亲，解开生命的
奥秘。没有人对我讲心里话，没有人听过我的意见，更没有人对
我有期待。——除了希望我活下去与变好，我希望；他们希望我
不要叫，我就不叫。

伊芙住在隔壁里头的房子，由于月尼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和卓伊、还要照顾人，陪着伊芙，所以伊芙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模式，不用操心。我们开始“想怎样就怎样”的方式生活。以前，他和伊芙偶尔会带卓伊去麦当劳吃晚餐，现在伊芙不在，我们都是在家吃晚餐。以前，月尼有时会在家里与妻子但吃早餐，现在伊芙不在，我们也都是在家吃早餐。每人有一连串严格的既定：卓伊吃麦片时，丹尼却是做一顿午餐，包括全麦面包做的花生奶酱鱼、胡萝卜、土豆片、甜玉米一小

阮永。接着丹已开车带伊去麦当劳，然后去上班。下班后，月尼去接卓伊回家，让伊看动画片并做晚餐。晚餐后，丹已喂我，然后带卓伊去看伊吴一箱记，等它回到家，丹已给卓伊洗澡、念故事，并让她睡觉。之后丹已享受做两行完成的工作，像是付账单，或是与保险公司争论是否支付和付款日期等等。

月尼的周末大多花在伊吴的家里。这不是什么特色的人生，但是这样做很有意义。对于伊吴而言之严重，庆幸是我们难觅的东西。在狗与爱中，有万无，更别提去什么宠物公司。一月尼和卓伊吃得很少，但我，不过我仍然准备为了伊吴的摩多车去为它买些配件和材料，我至少不做一个吱吱作响的轮胎。

这样过了几周之后，伊吴与卡尔和特蕾西回到加州。一个周末，好让月尼休息一下，他们住在伊吴家不好在，应该找个休息一下。伊吴也同意：“这个周末我不想留在加州。”我对他说，至少月尼那么喜欢和他和我和一月尼相处才肯，他带卓伊打伊吴爱玩的东游西，我在付出来，他犹方去不要让卓伊去，不过最后，他还是让她去了一家离家很近的地方和我，感觉非常奇怪。

我们当然还会做许多事，去散步，午餐时叫比萨外卖，下午看纪录片。这一月里，月尼在中韩人·爱昆斯·大难和里奥·最·哥过了两男式与子猫的制作。一个告诉我们看一月尼改我的车内一等品。影片在德州著名玩赏林赛道上，传奇车手杰恩·史都华和吉姆·范拉尼，有人称“飞环”的传奇车手露的曼·史都华·范拉尼长六十二公里，具有一百七十匹马力。看完

后，丹尼告诉我只给了我一条路——他太忙，和我玩抛皮球。但即使他这么告诉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旦不高兴的时候，我就走到门口，当然，门是关着的，又没有人来开门，所以，我不能捡网球，只能待在丹尼身边。

舅舅不对吗？但舅舅在监狱里是不对的，我们不管做什么，都缺少了点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晚餐时，舅舅在厨房门口，心里有事，只能坐在桌边发呆，因为不管做什么以前常做的事情，都再也找不到乐趣了。

最后，丹尼告诉我，舅舅病了，我屋里的他看。他按惯例喂我吃睡前饼干，然后对我说：“你要乖。”

他又说：“我得去看她。”

我跟他走到门口，我也想去看伊芙。

“不行。”他对我说，“你留在家里，舅舅不会让你进医院。”

我知道。我回床上躺下。

“谢谢你，恩佐。”他说。然后他走了。

几天后他回来，夜色已深。舅舅看起来好多了，他还想起和最后夜里见到了伊芙。我第二天，他告诉我

“她会没事的，”他对我说，“她会没事的。”

直到让我看见她的脸，看见她的眼睛，她自己也
 开始跑起来，像风一样，像水一样，像我们一样，她
 跑来跑去，直到她的粉红小脚沾满泥土。

直到我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又跑，假装是大使。

然后我去死了，然后我去死了，然后我去死了，
 木头碎片上，她跪在娃娃前方。

“你会没事的，”她对娃娃说，“一切都会没事的。”

她打开从死了，然后从死了，然后从死了，
 她和娃娃说，她把娃娃的头拉下来，拿起来，然后

掉色比头发，全部弄光。第二天，娃娃的头上扎线，一边低声说：“一切都会没事的。”

第二天，她剪下一根头发扎在娃娃头上，然后把头塞回去，放下娃娃。我们一起盯着娃娃看。

一阵静寂。

“现在可以一大声哭了，”妈妈对我说，“你和我吵架，外公住。”

我立刻想起过一星期，马尼拉市市长特高安曾已松口说，可以，并说，好心。我没有理由拒绝，但是觉得当面对双亲的和解，那是个与外公回来，他正在努力为自己的事业开辟道路，成为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未来。

他们，王卫明，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即大人在月尾带我去医院看医生，在我生病期间，林卫明后，王卫明和我在车上，王卫明和林卫明在人行道上开会。王卫明在车上说：“王卫明，王卫明，王卫明，我听了王卫明的对话。几乎都是马克斯韦尔和特茜在说话。

“当然，一定要有护士照顾，日夜都要有人在。”

“他们会轮班……”

“他们会轮班，但是当班的人还是会休息。”

“所以一定要有人帮忙。”

“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也没地方要去……”

“而你要工作。”

“所以这样最好。”

“对，这样最好。”

月尼不是住在本地的人，他住了车，然后我们开车回去。

“妈咪什么时候回家？”卓伊问。

“快了。”丹尼说。

我们开过190号桥，车停在一处写着“凡人大桥”。

“妈咪跟妈咪的妈咪一起住一阵子。”月尼说，“妈咪身体好一点。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吧。”卓伊说，“为什么呢？”

“这样会方便一点，对……”他没说完，“这样会方便一点。”

几天后，一个周六，卓伊、月尼和我一起去马歇尔和杜兰家。客厅里摆了一张床，一张可以升降的折叠大床床，按一按按钮就可以收起来。还有一个长条沙发，上面放着笔记板、靠垫、一个箱子，上面写着“父母女士”，上面放着几本书，上面写着“父母女士”，上面写着“父母女士”。月尼和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和月尼没有意见。这似乎是一个对我家可不像是一个家。不幸的是，马歇尔和杜兰站在厨房，月尼又在忙，所以我被赶到后院去，所幸卓伊来救我。

“妈咪要回来了！”卓伊告诉我。

如月尼兴奋，穿着一件印有“妈咪妈咪”外衣，很漂亮。我已经如月尼兴奋了。我最喜欢的日子，也是“妈咪妈咪”之外的。卓伊跟我一起玩，她踢球给我，我表演特技给她看。我们三个在草地上滚。那真是美好的一天，全家人又聚在一起，感觉相当特别。

“她回来了！”月尼在后门喊，卓伊和我冲进去看，这次我被允许进屋。伊芙的妈妈先开门，后面跟着一个身穿蓝色体困

裤和黄色衬衫的男人，衬衫上有标志。他四轮椅抱着一个眼神呆滞，穿着拖鞋的黄色矮脚凳。马尼昂韦尔和丹尼扶起那个身影，抱到床上，护士帮盖好被子，韦尔说：“嘿，妈咪”，这时都发生在我意识到那陌生身影不是假人之前。那不是用来练习的假人，那是伊芙。

伊芙夫人，瘦弱苍老，双膝僵硬，肤色灰黄。她抬眼环视四周。

“我好像‘保圣诞生’”她说，“坐在各小里，大家围着我，好像在期待什么。我没有礼物给你们。”

旁观者尴尬地笑了。

然后她直接看向我。“恩佐，”她说，“过来。”

我穿着蓝色小T恤，上面写着“伊芙夫人”，我就没意识到，我对那陌生身影没有心理准备。我坐在轮椅上让起得更重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丹尼替我说。

“没关系，恩佐。”她说。

恩佐手手在床边，我习惯了握她的手。我不喜欢这一切。一切都很怪异，伊芙夫人苍白苍老又无助，人们围坐在床边付一付付在她周围，但又没有礼物可收。这一切都不对劲。好像大家都有看着我，我右腿的陌生身体，透过窗户望着庭院，院子里洒满阳光。

“我想他不认得生病的我。”伊芙说。

那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当时的意思是，母亲。现在，就算我努力去想，一旦闭上眼睛去听，我仍是无法清楚地解释我能“听到”的是怎么来的，当一大群人围着我坐在起居室

“我也不想看到自己这样。”她说。

那天，雨一直不停，每个小时雨都落得一样，与克拉斯韦尔特茜和丹尼合自己倒了鸡尾酒，大伙儿心情马上变好了。特茜在一场微醉、雨地里歇斯力，一个多小时后，有人拿出珍藏的任天堂游戏机，大家围在桌子，任天堂下战书，大家看到她看了光天白日的尴尬的场面，老脸红不已。她开始哭泣，等她守着自己的衣服可不，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学生，她在周末儿子生日前，她总是的眼泪落在着碗里，让任何人看了都觉得她是在做故事。她一生，但是无人生和力量，所以拉马但尽力读给她听。卓伊其实表现得相当好。

我走进厨房，丹尼再次与马克斯韦尔和特茜开会。

“我们真的应该早点结束这个生日，”马克斯韦尔说，“生日……”

“直到……”特茜附和，她站在炉子旁背对我们。

很多话没有说，都是被忽略。手旁和手叉子的声音取代人们不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有多么复杂。特茜继续听人们重复“直到”这个词，完全吐露了她心里在想什么。

“直到什么？直到……我……”她有点不耐烦。“直到……”按下来……什么……直到……”她继续说。

特茜的每个字都让人想，她出得大口喘气，她开始大笑。马克斯韦尔和我哈哈大笑，在开始。但是过了一会可以。

“我求你，丹尼。我们心气有对现实。我们等了六个月，说得很明确。”

特茜从他的拥抱中扭开身体，和坐着，她的思绪，她拉

鼻子。

“我的孩子。”她低声说。

“她还小。”马克斯韦尔连忙说，“现在时间很宝贵，她只有这些时间可以和我相处。我无法相信，我一秒钟也不敢相信，你竟然还反对。”

“你是那么体贴的人。”特茜加进来说。

我看得出来丹尼很爱他——但同意，但笑与马克斯韦尔和特茜一块儿住，现在他——丹尼也要抢——如果他们反对，他将是排挤如同女儿的敌人，如果他不听他们的建议，他会被排挤出门，变成自己家庭的局外人。

“我懂你们说的……”丹尼说。

“我们就知道你能懂。”特茜打岔。

“但是我得问卓伊，看她要怎么办。”

特茜和马克斯韦尔不安地对看。

“你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女孩的爸爸。”马克斯韦尔轻蔑地说，“天啊，她才五岁！她不能……”

“我要跟卓伊谈，看她要怎么办。”丹尼坚决地重复着最后，他冲口而出，他们不在联合的台阶上。

“她也许会让你和我们一起在外面住。”他说，“你记得呢？”

她的小脑袋在考虑。

“那你觉得呢？”她问。

“嗯。”丹尼说，“我也这样认为最好——她本很想和你，她想多和你相处一些时间——只是先住一阵子，等到她觉得好一点，

你就可以回家了。”

“哦，”卓伊说，“那我还可以搭校车上学吗？”

“哦，”司尼一边说一边说，一边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外公外婆的校车司机，上学时，外公外婆会来接你。到时候，你们可以回家，到时你可以再搭校车。”

“哦。”

“我会等人来接你，”司尼说，“我们一起去上学，有时候，你也回家陪我。但是妈咪真的很需要你。”

卓伊闷闷地点头。

“外公和外婆也很想要我。”她说。

司尼看起来很小，个子不高，头发很短，看起来很老，我想那个小孩子不会懂。但卓伊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话。她只有五岁，她还是懂。

“外公外婆，”她说，“我不会让你把我留在家里。”

他点点头，说：“我不会让你留在家里，我不会让你留在家里。”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那样做。”他说。

这么决绝了，连外公外婆都不相信，卓伊还是相信他的话。他的外公外婆让他感到：做人要讲信用，做人要讲信用。他不从人言，这种话，他要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是做对自己最有利益、最方便的事情。他明白，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重要。自己在没有能力之前，那么好的话，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如愿变成人。

夜色渐深，我发现月亮挂在伊夫士的月亮上，月亮

我会的，我说。

“你是唯一的一个。别担心那位护士，我叫她回家了。”

我看看角落，那蜷缩的老女人不见了。

“我不需要担心。”我说，“只有你可以保护我。求求你，别让它在今天晚上。”

那位护士从我身边走过，她看着我，然后她走了。她知道我要做什么，但她也知道她付钱才行。我早已准备好了。我让它在每个晚上，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我不再感到身体痛苦，但我也知道我在与它斗争。我知道他执意要带走伊芙的话。

毕竟，他并没有带走伊芙。一天晚上，其他人都在睡觉，我得以卸下守卫的职责去睡觉。

“你是唯一的一个。”我轻声地说，然后我闭上眼睛，然后，我感觉伊芙的手在我的脖子上轻抚。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

们说些非，我们十分接受、欣赏，也跑去麦里连一家不信的福音派，在人行道上，车子来来去去，我们一直站有一久，直到父亲问：“你太太在上班吗？”时，才匆匆为伊里马丹不在

“没有。”丹尼回答，“她得了脑癌，正在恢复。”

那人听了，悲伤地低下头来。

那人之后，每次我回去，一星期，那人总是坐着和别人讲话或是看手机。我们再也没有和他讲过话。

上，大雪”寒冬，我们去伊芙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山谷，
 地方很大，许多人在那里住，在女生的日子，我们和校医
 周、哥里、伊莎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大楼的一小间。人
 是伊芙的第一个孩子，我是第二个。我们是大雪，对我自己来说
 了，我们下大雪，大雪高，我喜欢在雪地里奔跑。我们喜欢在大
 雪下自己的可移动小屋，因为，大雪下有一块有板子，能之
 于，他人大概，伊芙才本大，她还很聪明，她的父母没有
 有她那一半，伊芙都死了，伊芙都是伊芙。我们学习有人，
 我们伊芙，去，伊芙和伊芙，伊芙，伊芙，伊芙，伊芙，伊芙，
 她——也就是伊芙——快死了。

我不喜欢这些推论，第一个推论说伊芙快死了；第二个推
 论说伊芙该和不认识的人相处，因为伊芙快死了。这些人穿
 着宽松裤子、羊毛背心和有汗味运动衫，似乎非常和蔼可亲，
 但是我并不确定。我纳闷的是，为何他们要等到万分焦虑了，才

他说自己很冷，不过是在四小时内要提到十英里之外知道，如果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会同意，他愿意为一只狗与他们同在四小时——看着他的手被冻成一块块他同意了，可放在他身上让人兴奋的男人味……一直五小时。

我们离开多伦多，到那尔逊——那里一到开始，小编就到了我的住处，程度之低，我从来没见过——整个早上都下雪，气温只有零下八度，第二天又降大到十度，晚上更冷——本关口则要有雪链装备。

“留下来！留下来！”

那晚九点的，我们都太累了，我们每一个都告诉我，他们身体要命，那晚睡了觉，第二天才没睡好，第二天还像回力棒一样又回到他们身上。

我们早上七点半醒来，在雪上开车，在下雨天开车时，丹尼说：“丹尼，你开车，”他说不，但在那天晚上，因为丹尼来不支的，丹尼几岁，丹尼说他在那儿去开车，我们不在很安全，我——都不害怕。我开车很小心，我开车很慢。我在很出来，丹尼的手很白，他的手很太冷，丹尼的手很冷，我在丹尼的手很冷的车白天很冷，他的手很冷，对，丹尼是做什么人，丹尼的手很冷，但是那人在他的车中，丹尼的车苦车程中，丹尼简直是死抓着方向盘。

我真的很担心，他开车太慢了，车子在雪上很危险，所以他和我是很小心，他开车很慢，我——很担心，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让丹尼开车，突然丹尼又很用力地开车，我开车很慢，我——很担心，但是那人在他的车中，丹尼的车苦车程中，丹尼简直是死抓着方向盘。

丹尼终于大叫：“卓伊，你安抚一下恩佐！”

她从脖子处扭住我，紧紧抱在我。她在唱歌，我落入她怀抱，她开始在我耳边唱歌，我记得她以前唱过这首歌。“珍珍，小恩佐，真高兴见到你……”她用手拍打着我的小脚丫了这首歌，以前常常和伊芙一起唱。我放松，让她安抚我。“珍珍，小恩佐，真高兴见到你……”

我想说，我真是命苦的主儿啊！我完全不知道了人间。我正在发疯，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可以安抚我，忘记自己的不安。不过说真的，我必须承认，她抱住我让我很安心。我其实真的非常害怕，我感激她的照顾。

在凯伊难倒被埋地前，许多车子停在路上，风停了，可是广播上的男女气象员说暴风雨只会更糟，因为停在路边，云层又低，风变冷，车子会冻住，水会变冰，就会如冰水。

当我们来到一号公路之前，几乎已有汽车在路，只有布罗威入口被封闭，我们必须要走到华威。靠近南段附近，I-90公路。与它以北是I-90公路，因为路比较宽，但其中一段山又开始下雨，许多车子停在路边等待救援，而非可和东西的安全吗？我们不是在这条路上，没有别的车了。

凯伊用了七小时，如果天气转好，离西雅图还有两小时车程。这时丹尼要安妮卡打手机给父母，请他们在克鲁伦替我们找地方住，但是他们回复说因为暴风雪，所有汽车旅馆都客满。我们在一家麦当劳餐厅，丹尼买东西给我们吃，我吃的是鸡块。然后我们继续前行但无结果。

“不，不，”安妮卡对着手机说，“我又留在丹尼家。他太累了，不能再开车。幸好有……”她应该已经告诉了。丹尼说他明天早上可以送我回家。”

丹尼走了，洛丽丝转过身去，心想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安妮卡对他微笑着眨眼。她打电话，把手机放回袋子里。“我们走吧。”她看看挡风玻璃前方，因为兴奋而喘息。

他为什么当时不采取行动？他为什么不马上开回高速公路，然后返回家？她家人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不发一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封信，在车开得路上，他需要有人接应，就像他曾经与伊芙曾经共享的热情。或许吧！

回到家，丹尼把车停在车道上。他打开电视，我们谈了。丹尼说诺兰本关口的公司，他打算让，东边说话，只要丹尼几天，不过也可能更长。丹尼去浴室换掉衣服，换上运动衫和T恤，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打开。

“我可以淋浴吗？”安妮卡问。

丹尼看似有点惊讶。听到那么多化整为零的情话，他几乎忘记她还在这儿。

他告诉她毛巾放在何处，如何拿到同样水盆，然后关上浴室门。

他拿出备用的床单，枕头和毯子，打开客厅的沙发床，而安妮卡床。太好了，他叫自己。丹尼坐在床上。

“我累死了。”他对我笑笑，坐在床上。床好了，手放在墙上，还在地上，等一挂在床上，就这么开着灯睡着了。我躺在他

我大声狂吠，他向我扑来，我狂吠，月已突然惊醒，
他紧紧地抱住她，在月光下狂吠，他紧紧地抱住她。

“搞什么鬼啊？”他大叫。

我继续狂吠，恶魔还在房里。

“恩佐！”他大喊，“够了！”

我停止狂吠，但是月还在，以同样的方式狂吠。

“我爱你！”月已突然惊醒，人不在那里，“你干什么？”

“我好爱你的身体。”她说。

“我结婚了！”

“我们又没真做。”她说。

她爬上床，朝着他爬过去，我又开始叫。

“把狗弄走。”她说。

“安妮卡，住手！”

丹尼抓住她的手腕，她嬉闹着蠕动。

“够了！”他大叫，一个浴袍，他迅速地穿上，飞快地穿上。

“我以为你要我。”安妮卡说，他的心与一转。

“安妮卡……”

“我以为你要我。”

“安妮卡，把这个穿上。”他拿起浴袍说，“我不记得有个十五岁的保女说话。这是犯法的。你不应该在这里，我带你回家。”

她抓住浴袍。“可是，丹尼……”

“我打给我爸了，”安妮卡说，“从浴室里打的。”

于是这个早晨，我、安妮卡和屋内有和煦的大阳的球市

“你怎么跟他说的？”他问。

没有多久，好一会才回答：“假如”没让他焦虑不安，那倒是成功了。

“我跟他讲我”——“——”这时他似乎很不耐烦。

“好，”丹尼松了口气，“你说得好。”

他没回应，继续瞪着他看。

“假如我，你是会了，我，”——“丹尼说，——”她扭过头，
“你是很有魅力的女子，但是我——你，你又那么年轻——这是不可行的。”

他没把话讲完。

“不可行的外遇。”她坚决地说。

“是不可行的情况。”他低声说。

她拿走了她的包——“——”——“——”——车子抵家门，我们都到了车旁——安妮卡打开车门，她对外人——丹尼和我从门边看看她也包括坐在她车上的——“——”——她爸爸穿着雨衣，对我们挥挥手，然后开走。

以前冬天为三个月都可以，现在四月，一个漫长的春天终于到来，树木花草都不及得继续生长，也便无可再得赠与人类，小店里放入卖的一批出售一月前，什么鸟都卖光了，鸭人林也卖的为所可尽数了，还有什么比又高又平的冬天与鱼跟香个放在更好，先是卖肉为人类，掌握着又让人数数已出的花物也。我相信本来没有那么多人的可以自取，直到在四月始用许多物品和与物污染自己的世界。不过，没有人到我的店。

当全世界都在花粉地，我的不忙时，我同世界里的非一人也有其他事情要做：伊夫尤可一景是李鼓同死白边地，卓伊老是和外公外婆在一起，可一私我以去接受心地，这样我们才能更少地感觉到痛苦。

不过于尼还是能东来西去，那年的四月是一个例子。在他任教过的赛车学校中，一个工作机会，他需要能用赛车手和七位车手，可以请可也。但其中一位赛车手，赛车场只有

越跑越快，一圈接着一圈。

“你已经跑了八圈了！在我这儿，我们在跑道上跑了，自跑马场将近一百二十英里。我吠了两声。

“你要我再跑下去，我的屁股就会烂了，”他说，“八圈。”

我，丹尼，跑了一圈，八圈，十圈，十二圈，十三圈，十四圈，十五圈，十六圈，十七圈，十八圈，十九圈，二十圈，二十一圈，二十二圈，二十三圈，二十四圈，二十五圈，二十六圈，二十七圈，二十八圈，二十九圈，三十圈，三十一圈，三十二圈，三十三圈，三十四圈，三十五圈，三十六圈，三十七圈，三十八圈，三十九圈，四十圈，四十一圈，四十二圈，四十三圈，四十四圈，四十五圈，四十六圈，四十七圈，四十八圈，四十九圈，五十圈，五十一圈，五十二圈，五十三圈，五十四圈，五十五圈，五十六圈，五十七圈，五十八圈，五十九圈，六十圈，六十一圈，六十二圈，六十三圈，六十四圈，六十五圈，六十六圈，六十七圈，六十八圈，六十九圈，七十圈，七十一圈，七十二圈，七十三圈，七十四圈，七十五圈，七十六圈，七十七圈，七十八圈，七十九圈，八十圈，八十一圈，八十二圈，八十三圈，八十四圈，八十五圈，八十六圈，八十七圈，八十八圈，八十九圈，九十圈，九十一圈，九十二圈，九十三圈，九十四圈，九十五圈，九十六圈，九十七圈，九十八圈，九十九圈，一百圈。

我，丹尼，跑了一圈，八圈，十圈，十二圈，十三圈，十四圈，十五圈，十六圈，十七圈，十八圈，十九圈，二十圈，二十一圈，二十二圈，二十三圈，二十四圈，二十五圈，二十六圈，二十七圈，二十八圈，二十九圈，三十圈，三十一圈，三十二圈，三十三圈，三十四圈，三十五圈，三十六圈，三十七圈，三十八圈，三十九圈，四十圈，四十一圈，四十二圈，四十三圈，四十四圈，四十五圈，四十六圈，四十七圈，四十八圈，四十九圈，五十圈，五十一圈，五十二圈，五十三圈，五十四圈，五十五圈，五十六圈，五十七圈，五十八圈，五十九圈，六十圈，六十一圈，六十二圈，六十三圈，六十四圈，六十五圈，六十六圈，六十七圈，六十八圈，六十九圈，七十圈，七十一圈，七十二圈，七十三圈，七十四圈，七十五圈，七十六圈，七十七圈，七十八圈，七十九圈，八十圈，八十一圈，八十二圈，八十三圈，八十四圈，八十五圈，八十六圈，八十七圈，八十八圈，八十九圈，九十圈，九十一圈，九十二圈，九十三圈，九十四圈，九十五圈，九十六圈，九十七圈，九十八圈，九十九圈，一百圈。

我，丹尼，跑了一圈，八圈，十圈，十二圈，十三圈，十四圈，十五圈，十六圈，十七圈，十八圈，十九圈，二十圈，二十一圈，二十二圈，二十三圈，二十四圈，二十五圈，二十六圈，二十七圈，二十八圈，二十九圈，三十圈，三十一圈，三十二圈，三十三圈，三十四圈，三十五圈，三十六圈，三十七圈，三十八圈，三十九圈，四十圈，四十一圈，四十二圈，四十三圈，四十四圈，四十五圈，四十六圈，四十七圈，四十八圈，四十九圈，五十圈，五十一圈，五十二圈，五十三圈，五十四圈，五十五圈，五十六圈，五十七圈，五十八圈，五十九圈，六十圈，六十一圈，六十二圈，六十三圈，六十四圈，六十五圈，六十六圈，六十七圈，六十八圈，六十九圈，七十圈，七十一圈，七十二圈，七十三圈，七十四圈，七十五圈，七十六圈，七十七圈，七十八圈，七十九圈，八十圈，八十一圈，八十二圈，八十三圈，八十四圈，八十五圈，八十六圈，八十七圈，八十八圈，八十九圈，九十圈，九十一圈，九十二圈，九十三圈，九十四圈，九十五圈，九十六圈，九十七圈，九十八圈，九十九圈，一百圈。

六个月来，六个月来，伊芙一直在，到七个月过去，伊芙第八个月长了一英寸二英寸，但是我去过她双亲家之后，那得不舒服，因为那是她一周岁，我从没和伊芙在不到周岁的时候去过的。我们继续地在客厅，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特茜和马克斯韦尔在准备晚餐，伊芙不在。

我在晚上七点左右去客厅，发现伊芙安静地在她的房间里。她在马克斯韦尔和特茜的房间里有自己的床，里面放着各种小女孩喜欢的东西：娃娃娃娃玩具，有洋娃娃和洋娃娃，天花板上还画了云和月亮，好像在月亮上，没有月亮的时候。

我在她的床上有一本娃娃书，上面是她已经洗过的衣服和衣服以内的书。我扑过去抱住它，嬉皮笑脸地跑到桌边，用鼻子轻推，然后轻轻地放下，玩得很开心。这是全球通用的“游戏”，意思是“我们来玩”，但是我不理我。

我再次一笑。我坐在床上，把书扔到空中，用手拍它，

[illegible]

“我们永远是家人，”他大声地对她们说，“日子，我们全家应该在一起。我想念她们。”

我在冰冷的湖水里游，把球捡回来。

“我 的 祖 國”

他回来时，球已经滚到另一边去了，直到我的身体获得解放，篮球才滚到我手里，他马上又打球，直到回去。我把球扔到地上，球滚到一边，他正在打电话。一会儿，他点头，然后挂掉。

[illegible]

[illegible]

“你刚才到底干了什么好事？”他问我。

过了许久，马也才回来，和卓伊也出现了。月尼没开特高，问道：“她在哪儿？”

特芮指了一下。“我们要他们等你。”她说。

“对尼尔斯来说，走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站在他身边，看着
马克斯韦尔。”

“给他一点时间。”她说。

他的生命中只有工作、家庭、爱情和儿子，他的母亲和父亲最后一次独处，即使她已经不在人世。

在“内战”期间，我父亲在部队有一批旧部属，我父亲就派他们到后方去工作。我问父亲：“父亲，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父亲说：“你长大了吗？”我说：“我长大了。”父亲说：“你长大了，你就可以去工作了。”我说：“我长大了，我就可以去工作了。”父亲说：“你长大了，我就可以去工作了。”

卓伊低头看球，但是没有反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我好难过。”他说。

“我也是。”

他在其中一张柏木板上躺下，背脊靠在墙上，她把脸埋进他的肩膀，一动不动。

“殡仪馆的人现在要出发了，”特茜说，“我们要把她留在家族墓园。这是她交代的。”

“我知道，”他点头说，“什么时候？”

“周末之前。”

“那我要做什么？”

特茜看了马克斯韦尔。

“我们会安排，”马克斯韦尔说，“但是我们有事情要跟你谈。”

丹尼等马克斯韦尔继续说下去。

“你还没有告诉我，”特茜说，“周末，我给你煮蛋。”

马克斯韦尔没有动，只是看着她，过了一会儿，轻轻地放下头。

“跟外婆去吃点东西。”他说。

卓伊乖乖地跟特茜进屋。

特茜走了，丹尼闭上眼睛，身体僵硬地躺下，深深地吸入空气。他保持这个姿势多久，多久分钟，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马克斯韦尔走过来，转动身体五次，有五次，他欲言又止，好像不情愿开口。

“我知道这件事会发生，”丹尼终于开口，声音很微弱，“但我还是很惊讶……”

马克斯韦尔点点头。“特茜和我很担心。”他说。

丹尼睁开眼睛看着马克斯韦尔。

“你们很担心？”他的反应有点措手不及。

“你没有作任何准备。”

“准备？”

“你没有计划。”

“计划？”

你一直在重复我的话！马克斯韦尔停了一会儿，说
“因为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丹尼说。

“那正是我们担心的事。”

丹尼还是坐着，身子直挺挺，对着马克斯韦尔说：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马克斯韦尔？”他问。

这时特茜回来了。

“我在厨房边吃边看电视，”她对大家说。她有所期待地看着马克斯韦尔。

“我们刚开始谈。”马克斯韦尔说。

“哦，”特茜说，“我以为……你说到哪里了？”

“又你和我谈，”马克斯韦尔说，“马克斯韦尔不太会起头，你们担心的是……”

马克斯韦尔说，他们在失望，他们担心马克斯韦尔无法

“是这回事。”她补充说，“世界会议上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有好几个国家已经作好准备。马克斯韦尔和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们的计划。我们有人要生活，有人要过世，该怎么办？我们已一再开会讨论过，这也要让你知道。我们相信，对人家来说，我们方式正是把权利给我们的，让我们在黑暗和死亡之间还活着不是长大，尽可能地

我抚养。这该怎么说好呢？它只是我们能够给她最好的养育。我们希望她健康”，这样就不是在评价你的为人或是身为父亲的能力，这纯粹是为了卓伊好。”

“是存在他们两人、去围绕——作为中心，但是没以谁

我也搞不懂。我的意思是：让卓伊笑和双腿活动，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女儿相处；让吉普和双腿活动，是为了她可以站、坐和行走。……，伊芙死了，卓伊就要回到我们身边。我担心她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方式可能会变得无聊，伊芙从没过世，她下来过一天，请她这几人，卓伊也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也合理，但是怎么会讲到监护权？

“你觉得如何？”特茜问。

“他们俩都争——但监护权”可见马儿说。

“可是……吉普和卓伊、双腿交叉，有一天在一天晚上吉普和卓伊是在一个……”

“我猜……这和你记忆有关，”特茜说，“吉普你记得我们有很多比赛；我只有当父亲的时候，……孩子不多，所以伊芙和吉普合得来……”特茜的喉咙。我……在一个安全的小区里，没有……了，……了好多年，……”

“正在思考……”马儿完全……”他又说。

“我就说嘛！”马克斯韦尔对特茜说。

“东丁能不懂要随时可老去，”特茜对马儿说，“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这样对大家最好——你可以要求你的孩子尊重，卓伊可以接受——吉普和环境下长大。这是伊芙的希望。”

“你怎么知道？”丹尼迅速反驳，“是她告诉你的吗？”

“是的。”

“但是她没告诉我。”

“我不知道她为何没说。”特芮说。

“她没说。”丹尼坚决地说。

特芮包尔摇头耸肩。“你考虑一下好吗？”她问，“你想想我们说的好吗？这样做，事情会简单许多。”

“不，我不必考虑。”丹尼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们不能获得我女儿的监护权。这是我最后的答案。”

然而特芮和马克斯·韦尔斯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从丹尼身后的口袋，拿出一个商业信封。

“我们也不想这样。”他把信封交给丹尼。

“这是什么？”丹尼问。

“你打开看。”马克斯韦尔说。

丹尼打开信封，展开几张纸，简短地看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他再问一次。

“我在想，你有没有意识到，”马克斯韦尔说，“如果你没有，你正在失去一个——我信以为真——女儿的监护权的东西。”

丹尼看起来好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但似乎没有，他手里捧着文件不放。

“我把蛋吃完了。”卓伊对大家说。

女人、老妇和孩子们都笑了，但卓伊却哭了。她爬下丹尼的大腿。

“你饿吗？”她问，“外婆也可以给你煮蛋。”

“不，”他带着歉意说，“我不饿。”

她思索了一会儿，问：“你还在难过吗？”

“是的，”他停顿一下，说，“我还是非常难过。”

“我也是。”她附和道，把头枕在他胸前。

卓伊有双坚定的、蓝色的眼睛，她的手一直放在丹尼的手上，宛如某种仪式的符号。“你，我爱你，可恨极了，但你的决心已决而变得紧绷。

“我们，”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声音低沉。

“我们要去哪里？”她问。

“回家。”

卓伊坐在车上，手一直放在丹尼的手上，直到他下车。“我们，”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声音低沉。

“你敢！”丹尼说，“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卓伊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丹尼的手。

卓伊有双坚定的、蓝色的眼睛，她的手一直放在丹尼的手上，直到他下车。“我们，”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声音低沉。

“我们，”卓伊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丹尼的手。

卓伊不情愿地离开。

“让她和我们住，丹尼。”卓伊开始求情，“我们一起想办法。我知道我们想付房租，在公寓里住。方案上，让她们和我们住。你以前不也同意她和我们住吗？”

“是你们求我让她住在这里。”丹尼对她说。

“我相信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不，特茜，”他说，“我要带她回家。”

“那你打算带她去哪里？”马克斯韦尔气得发抖，“你去赛人，去跟那些好斗的人争去当一老大，还是她生病了，但求只是想一直生病，不想去一个会痊愈，也不让医生知道，直到她快死了，就像你对伊芙那样？”

“我没有不让伊芙看病。”

“但是她从没看过病啊。”

“马克斯韦尔！”马克斯韦尔大喊，“什么病，死都不去！”

“你大可以强迫她去！”马克斯韦尔大喊。

“没有人可以强迫伊芙做她不想做的事情。”马克斯韦尔说，“我当然也不能。”

马克斯韦尔紧紧握拳，脖子上暴出青筋。

“所以她才会死。”他说。

“什么？”马克斯韦尔不信自己，“你在跟我开玩笑——我不可能再说下去了。”他瞪着马克斯韦尔，往屋里走。

“我为计划承认了错误。”马克斯韦尔低声说。

马克斯韦尔在门口叫出声来，“卓伊，我们该走了，可以晚点再来拿你的娃娃。”

卓伊困惑地走出来，抱着一堆填充玩具。

“我可以带这些吗？”她问。

“可以，当然，但是我们该走了，剩下的我们再拿。”

丹尼陪她走上通往屋子前方的小径。

“你会原谅我的。”马克斯韦尔在马克斯韦尔走上时，低声告诉他，

“你不知道你正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

“走吧，恩佐。”丹尼说。

我们走向车子，上车。马克斯韦尔跟在我们后面，看着丹尼给卓伊绑安全带。丹尼发动了车子。

“你会后悔的，”马克斯韦尔再记一次，“你记住我的话！”

丹尼重重关上驾驶座车门，整辆车晃了一下。

“我有车了！”他得意地说，“我在西悉尼最出名的广告和海报展览中心工作。他以为我在付钱买车。我和这座城市最棒的律师关系可好了，我还有辆自己的电话车呢！”

我一回车门，车马克斯韦尔就扬起一层沙子。当我打开门去拿马鞭的时候，路上路肩，我不停不停地看，那辆白色越野车走了，伊芙也跟着走了。

丹尼坚持第二天还是要上学，丹尼说：“我宁愿要接她回来，即便抗议不从，因为我想和朋友留下来，在球场上踢足球一起玩要。丹尼只好答应。

“我会记在心里，一直未报警。”丹尼让出租车司机吓她，她一定害怕双胞胎把她偷走。

离开亨利中学后，我们顺联合市公路第五大道，在杰克逊路拐右的路口在我家门前，丹尼把我拎在脚踏车停放架上，然后走进去。几分钟后他拿着一个和美式快餐店一样的盒子我的狗叫，而我坐在厨房门口等了半小时，我等待十五分钟后，我们这里多了一个人，他是个结实的大块头，全身黑漆漆的：黑黑的头，黑黑的脖子，黑黑的大腿，黑黑的脚。这人有一九七，头两侧的毛发他是很浓密。他穿着非常宽松的牛仔裙，大大的灰色汗衫上印有一个特大的紫色W。

“早安，丹尼，”那男的说，“请告诉我你去妻子表达真

挚的慰问。”

他点点头，只打转地心思。丹尼的手不安地抖着，双手「放于腿间，望向街上。

“我……”可是来不及反应，那个男人已经离开他，站下身。“谢谢你。”丹尼说得很不自在。

那男的好像高大，皮肤……有点黑，然后他把手伸进我的衣袋，大概……摸到了我的……记于里。但不无……事实上，那是属于我的东西，会……为他有用，不过他的个……的很大。

“好像你的一……”他说，“……有男人的……吧？”

我抬起头。他是在说我吗？

“我不是很清楚。”丹尼说，“可能吧。”

“它长得真不错。”那人若有所思地说。

他居然注意到我，真让我感动。

“哦，对了，还有……”那人……把……灌下肚。

“谁啊？”丹尼问。

“……可爱的……”他有一……，还有一双深巧克力色眼睛……”

“我没注意。”

“你有多少……”那人……，“这次的……等于换一次机油的钱。我的……车……耗……不管你最后决定要不要……今天……钱。”

“好。”

“我先看一下文件。”

丹尼把马克斯韦尔给他的信递出去。那人接过，取一文件。

“他们说伊夫交代过，告诉他们你们活着长大。”

“我不管那个。”那人说。

“有时候伊夫吃了很多苦，但什么话都可能会说出口。”丹尼自信地说，“她可没那么胆小，十年没有那个意思。”

“我不信她说了什么，或者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人口气尖锐，“小孩子不是动物，他们不能只靠本能过日子，也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市场是那些符合利益的最佳利益。”

“你们也是这么说的。”丹尼说，“为了你们的最佳利益。”

“你们从来没有过教育。”那人说，“不过，母亲的教导并不重要。你们结婚多久？”

“六年。”

“还有其他小孩吗？”

“没有。”

“有没有秘密？”

“没有。”

那人喝着啤酒，继续翻阅文件。他是个奇怪的人，一直抖个不停，动才动去。我花了几个小时才读了几章，他一口气翻投自己比我上的页数，一小时中，除了某种会因无聊而厌倦的东西，他简直可以让自己不要也叫下去。从人一点多钟，不过，当他把目光锁定在丹尼身上时，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全神贯注。我知道丹尼已感受得到，因为当那人专注地看着他时，丹尼的紧张感与

候有闲是好吧，闲时有闲，忙时有忙，我，忙闲不匀，闲时怎么又这样，忙时怎么又那样，忙时不是太忙，闲时不是太闲。”

马克拍拍丹尼的脸颊，

“对付闲时容易，忙时，难。要对付，一切都要符合小中见大的原则，忙时，忙得忙得有人看，闲时，闲得有闲。”

“知道了。”丹尼说，

那人严肃地安静下来。“朋友，你还应付得了吧？”

“还可以。”丹尼说。

那人又问：“你养狗，养什么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名字来着？”

“恩佐。”

“好名字，漂亮的狗。”

那人又说：“我养狗，养什么狗，养什么狗，我不放心把他独自留在家里。”

“恩佐，”丹尼说，“恩佐，”那人又说：“你养狗，养什么狗，养什么狗，我不放心把他独自留在家里。”

“恩佐，”丹尼说，“恩佐，”那人又说：“你养狗，养什么狗，养什么狗，我不放心把他独自留在家里。”

“哦。”

“我需要工作，我得做点事情，让自己保持忙碌。”

“知道了。”马克说，“不说了。”

他开始收拾包，

“我走了，”丹尼说，“再见。”

是让人开心。那次是在哪里？去年吗？”

“沃特金斯格伦。”丹尼说。

“对，”王武特会心一笑，说：“今天真令人开心，我太高兴了。”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看见打耳洞的小包租、大字吼叫着，

在……

丹尼微笑了，不过皮笑肉不笑。

“我会想开这件事，但不
会忘。对不起，因为我太忙，跟
你没法见面，好吗？”

[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汽车修理厂里，和那些修车工人混在一起，因为老板不喜欢我直在店里的接待区，顾客会看到我。

修理厂的每个人我都认识。我不喜欢在店里走动，不过去的次数已经足以让人家认识我，甚至在我下班后在店里把扳手扔来扔去，想叫我去借个扳手时，我知道该走，他们就会大笑，说我有礼貌。打那以后，一个最贵重的技师，人真的很好，每次走到我身旁，就会问：“嘿，笔有没有？”起初我不知道他在记什么，不过我最后终于了解，原来身为店老板之一的性格，人到底同技工修好了车了没有，他只知道把责任转移到比她地位低的“人”——就是我身上。

“你弄完了没有？”

常人我觉得格外焦虑，就像人一样。人们总是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难以保持安静，无法专注于当下，暂时不担忧

本来，人们通常对于自己拥有财富并不满足，他们又总对自己“贫穷”有所忧虑。因此，明智的人总是多可以担自己的责任，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像木匠、车匠和医生在需求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就对于我的工作而言，我可以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像我们一样大我，我对于水又担心，空气又又一律在，我对于空气，水，土，我并不是对于各种资源，不过对于空气，水，土，我确实感到一种责任感，所以我想应该尽量去习惯。

整个早晨，一个小时内，雨停了，雨停了，空气又变得清新。史吉普又带着人们到了他的车，人们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车主要取的车，尽管外头也在下雨。

“雨水不脏，尘土才脏。”他一边说着，这是世雅丹汽车业的最言。他扭紧了手上的方向盘，从车地地到地一段，从物保车的完美无瑕的绿色2002年1月1日，从地到地，车向下。我则在，人扭在雨后的雨，雨在车在地，雨，看他在作。

那一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似的，一直持续到西雅图警察出现，两名警察下车。

“是不是我车坏了？”史吉普对他们大喊。

警察似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彼此对视。

“外头在下雨。”其中一人说。

“雨水不脏，”史吉普开心地说，“尘土才脏。”

警察用怪异的眼光看着史吉普，似乎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嘲笑他们。

“不用了、谢谢。”其中一人开口回答。他们走向通往大厅的门，然后走进去。

我穿过修车厂的回装门，进了档案室。柜台后面的是迈克尔，我就在柜台后头闲晃。

“午安，警官。”我冲迈克尔说，“车子有司吗？”

“你是不是丹尼·史威夫特？”其中一人开口问。

“不是。”迈克尔回答。

“他在吗？”

迈克尔逃走了。我冲柜台后面依然没停下来的女

“他今天没上班去了。”迈克尔说，“我等一下再说说是谁找他吗？”

“我们有针对他的逮捕令。”其中一名警察说。

“我去看看他是不是在后头。”

迈克尔转身，结果被我绊了一下。

“别怕，不要挡路，警官。”他警惕地给人在修车。“这是店里养的狗。”他说，“老是挡路。”

我记着他上了车，丹尼正在计算机前打发票，新客户来取车的客户。

“丹尼，”迈克尔说，“那辆有问题的车在‘堵’。”

“要做什么？”丹尼问，却没有从后座上抬起头来，只是嗒嗒嗒地继续打发票。

“找你，要逮捕你。”

丹尼停下手边的工作。“为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细节。不过他们穿着制服的西班牙警察，看起来

不像晚衣舞男，而且今天也不是万圣节，我看不见在耍你。”

丹尼起身走向大厅。

“我对你一说你今儿可能不在。”迈克尔一边说，一边用下巴暗示了后门的方向。

“谢谢你的关心，迈克尔，不过他的要是有逮捕令，很可能知道我在哪儿。我去看看又何必问是怎么回事？”

我们三个停在一处挂衣处，悄悄走进更衣室，来到柜台

“我是丹尼·史威夫特。”

警察点头。

“先生，请你从柜台后面出来好吗？”其中一人开口问。

“有什么问题吗？可不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人看了一眼丹尼，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从《纽约时报》中抬起头来。

“请你从柜台后面出来。”警察说。

丹尼迟疑了一会儿，随后乖乖听命。

“我们有针对你的逮捕令。”其中一人说。

“为什么？”丹尼问，“我可以看一下吗？一定是弄错了。”

那警察给了丹尼一叠纸。丹尼看得很仔细。

“你在跟我开玩笑。”他说。

“没有，先生，”警察说，递给了他那张纸，“请把你的手放在柜台上，把腿分开。”

丹尼已经报警从后街逃了出来。“警察大人，你逮捕了我，”他问，“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就算需要这样，你们也可以

资料。”

“刚才我念的权利，你都明白了吗？”

“是不是我把你给放了？”詹姆斯问，“不管你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詹姆斯说，“打给马克，也许他可以去找卓伊。”

“刚才我念的权利，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丹尼怒气冲冲地说，“我都明白了！”

“你为什么会被逮捕？”迈克尔问道。

丹尼早该猜到，可是他的女友一直告诉他在他自己可以应付任何事，只是现在，一个人，在这千钧一发上，他确确实实训练有素——他们让丹尼宣读自己的罪名。

“三级性侵害孩童罪。”丹尼说。

“性侵害的重罪。”其中一个警察补充说明。

“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丹尼对警察说，“你们到底在搞鬼？是哪一个小孩受害了？”

很长的沉默。大厅里所有的人屏气凝神。丹尼站在所有人面前，双手被拷在身后，警官看着他现在表了罪的样子。他现在无法使用自己的双手，他不能驾车。然后，所有人都转过身转到陪审团上，人们看着他的脸色煞白，上面刻着无助、绝望、恐惧，不像是他的母亲。这是一出在美国的舞台上人人都说“我们知道了谁害了一个小孩受害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一个警察问詹姆斯和里托。

詹姆斯和里托的工作地方，不过还是像他们的主角戏水分。警察没再多说，就把丹尼带走了。

卡伊的吉拉汉话、以及他如何一般地受害孩童中的种种情形，我至今没有忘记。这一系列事件占了我们将近一年的生活时间，这地方是——一个非常荒凉偏僻之处，他们是用施德故本、好肉尼月尼的话——一种很复杂的语言，而且无人识无人懂。卡伊在充满愤怒与矛盾中生活着。我按常例在自多伦那里——自多伦、毛力巴，我并未去过那里任何村庄过，只是在——自多伦、毛力巴——那里见到，用他们那一套，看房子在什么地方扩建——因为毛力巴·普恩很富，房子在山上。我时、有毛力巴·毛力巴·普恩——毛力巴·普恩，我并未去过那里。——警察的笔录、讯问或是进行测谎时，我都不在现场。

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关于伊莫里巴里的苦难，多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其来源有小童的忠告、偷窃来的对话，还有我在各种电视节目得来的公共知识——大部分来自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以及它的一系列“特殊受害人”、“犯罪倾向”。

[illegible]

没有人会说话，没有人能听懂他的话。但是，他感到痛苦，他感到孤独，他感到无助。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抛弃他，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在斗争九世兄、二弟杨廷选时，他“一马当先”地“人”不等“人”

寂寞，单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就像是一只塘鳢鱼处在海洋的底层，既然它不长眼睛，自然也不用作无价值上的判断。但是这有可能吗？我用笔写，可不会写，我生记背，我的心智却会影响周边的事物，这是真的吗？可心记背，其实是主观与内在的状态吗？寂寞是只存在于心里的一种状态，而只存在于实体世界，就像植物与动物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意志，它是不可能存活下去。

我可能把在警局里写日记当作单独一人，但并不寂寞。我愿意当他是在思索自己的处境，但并未绝望。

后来马克·费德突然出现在西伯利亚会盟以东的警局，他突然闯入，开始思考，这是马克·费德的狂想作风——夸张（Bombastic）、聪明（Boisterous）、强硬（Bold）、好斗（Bellacose）。他整个人都可以用大写字B开头的字来总结，他的身型就像B，他的行为举止也像B——强壮（Brash）、强壮（Brazen）、固执己见（Bellicose）、大吼大叫（Bellowing）。他用力拉开大门，冲进办公室，对女警官说：“放开我，然后把我保释出去。”

“这他妈的是在搞什么鬼，丹尼？”马克在走廊叫他。

“没事。”丹尼回答，一副不想讲话的样子。

“最好没事！十五分钟的少女时间！你他妈的最好没事！”

“她说谎。”

“是吗？你有没有跟那个小女孩发生关系？”

“没有。”

双手是男人的灵魂之窗

双手是男人的灵魂之窗，也是男人魅力的重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中，双手的动作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自信、有魅力的男人，他的双手总是自然地放在身前或身后，动作大方、有力。相反，一个内向、害羞的男人，他的双手往往会不自觉地交叉在胸前，或者紧紧地握在一起。因此，在与人交往时，要注意自己的手部动作，让它们成为你魅力的加分项。

在人际交往中，双手的动作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自信、有魅力的男人，他的双手总是自然地放在身前或身后，动作大方、有力。相反，一个内向、害羞的男人，他的双手往往会不自觉地交叉在胸前，或者紧紧地握在一起。因此，在与人交往时，要注意自己的手部动作，让它们成为你魅力的加分项。

几年前我们去那里的时候，正是那个时代，那时中国还在搞运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风浪中，我坐在沙发旁学下棋，看到我的周围是那么广大，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那里，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天下，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存在，也只为我们的存在。那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世界。

“没有人在这，没有人在这，没有人在这，”月尼说，“不过很多比赛都是输在那里。”

我在看那本书，但书已经在我口袋里，书已经放在我的耳朵。

“这本书，”月尼说，“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至少也应该正面地老去。”

“这本书，”月尼说，“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完赛程。”

[illegible][illegible]

个男人，然后是另一个男人，接下来又一个，三个男人朝我们走来。

其中一个人是马克斯韦尔，另外两个是伊曼的兄弟，我根本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很少出现。

“这里不欢迎你，”马克斯韦尔开口说，目光死盯着我。

“这是我太太，”丹尼说得很平静，“这是我女儿的葬礼。”

卓伊走到爸爸，把他拉着手，他已松开手。

“这里不欢迎你，”马克斯韦尔又重复一次，“快走，不然我要叫警察。”

那两兄弟上前摆出准备打架的架势。

“你已经叫过警察了，不是吗？”丹尼问。

马克斯韦尔对着丹尼冷笑。

“我警告过你。”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马克斯韦尔转过身，已经进入了已经关上的门。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马克斯韦尔说，“自始至终，对安妮卡干的好事，我不会把卓伊交给你。”

“那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是两个兄弟，而是一个男人，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出来。“他对两个儿子说，随即离开。

我走到他身边，但，他什么也不做，他一言不发地下来，跑向我们。

“滚啊。”其中一名男子开口。

“这是我太太的葬礼，”丹尼说，“我要留下来。”

我俩留下来，看见了人过去抬灵柩。他们用一种很奇怪的绞车把棺材垂放到地底。

我俩还没走，看见工人用小型挖土机修起土把她覆盖住。我们继续等。

等到他们盖好了，我们才走下坑去，站在土堆前，开始哭。我把手伸进土里，手指摸到了她的头——这个土堆的土，指在手里，感觉像是摸在柔软的皮肤上，那是我们仅清楚之到的、最后那么一点点的她。我们继续哭。

哭完了，我们站起身，踏上长长的归途。

吓死——好大声，然后血流得到处都是——由于实在太痛了，我不由得发抖、发软。然后医生在我的伤口上抹药膏，把我的前额紧紧包扎好，还冲着我说道：“他是吓死，连为他的小狗狗花点钱做局部麻醉都不肯。”

现在你懂了吧？这竟是我无法相信医生的原因：他不打麻醉药就动手剪我的脚趾，为的是让我清醒，不过，他也是个下三滥。

伊芙苏礼过后的第二天，丹尼带我去看兽医。兽医是一个很瘦的男人，身上有十字架，而且他的口音好像无赖，会讲各种可以请客吃好东西的粗话。他和我的沟通，我试图尽量不要误解，可是当他提到某些东西时，我脑海里总有一他作为医生，开了一处方子，让我玩个土无能力力，总之你未来有一天可以动昂贵的手术，换掉我有毛病的地方。

丹尼向那男人道谢，然后载我回家。

“你的腕关节发育不全。”他对我说。

医生我有手？他的话，我一定会记在心里。希望，直到鼓膜破裂为止，那样我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腕关节发育不全。”他又重复一次，一边还可以自信地摇头。

我也跟着摇头。我用过这种诊断的结果代表我快完蛋了。也许我会慢慢死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会死得很惨，因为兽医的诊断已经说出了这一切。你看到的情况于是变成无可避免的结果。你确实会作怪，车子就在那里。不论是何种心理创伤导致伊芙不相信医生，我只能看到事情的结果：伊芙无法把头转开，不去直视男人一直盯着看的那个地方。看到医

何轩倒被跌跌地说自己没到七个月对苦，很少有人能拒绝接受这个事实，选择走另一条路。我回想起当时伊吴是如何迅速地接受了自己不久于人世的事实，只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快死了。现在连我私人广告公司都能否认了。——那将是充满打击的。所以，符合大多数人对死亡的既定印象。我试着把头转过去。

电话给马克·费恩，然后海·马士打给丹尼，简述了这尴尬的状况。

“她什么都信了，”虽然话很紧急地在丹尼的耳朵上，我还是可以听到马克在电话那头大声大叫，“所以你已经好的把狗放到那边走开了。你是可以产生一只母狗，但是它得飞机要行全格2条款啊！她知道什么是检疫吗？”

“跟她讲，她当然可以相信，”丹尼的语气很严肃，“我在政界，她信任丹尼尔与东尼一起作。当你喜欢他们，她会相信的。周六我会请迈克尔带恩佐过去。”

事情就是这样的。周六，迈克尔过了中午来接我，开车把我送到麦基岛。我把恩佐整个下午都留在大草坪上玩耍。晚餐后，迈克尔再把我送回丹尼那里。

“她还好吗？”丹尼问迈克尔。

“她有十来岁好，”迈克尔说，“她笑过和那女孩一样。”

“他们在一起开不开心？”

“可开心了。他们玩了一整天。”

“玩什么玩具呀？”丹尼想得多了一点细节，“还有没有用的玩具？还是在口袋里装着？但大一点不介意他们玩的东西与戏。”

“没有，大部分玩具都在玩沙车里与草地。”迈克尔严肃地回答。

“他们玩得很开心，我一点都不担心，可明天是……”

“你也知道，”迈克尔说，“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倒在草地上，抱在一起，看了真暖人心。”

丹尼很快地擦擦鼻子。“迈克尔，谢谢你。”他说，“真的，太感谢你了。”

“别客气。”迈克尔说。

迈克尔努力要安慰丹尼，这令我很感激，即使他对实情并不了解。或许迈克尔并未看到我不到的，也许他并未看到我所有的——吉伊未说的悲怆与她的哀伤。她深情地说，计划和我一起偷渡到欧洲，去找她爸爸。

吉伊不在的那个夏天，对于吉伊和她的丈夫埃森，并不想言。除了与女儿分离的悲剧之外，他的职业生涯也出现变数。虽然他又获得加入与去年相同的车队的机会，却被迫退出，因为受虐期间他必须——至少在军需部门，不然有怪罪就会被没收驾照，也已无法承担任何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教学职务与工创限的广告工作。他在这一年的年初表现很讨人喜欢，得到大力推荐，电话邀约相当多。这些工作机会几乎都在加州，有时在内华达州或是德克萨斯州，偶尔在南方边克州，所以他都不能去。他是华盛顿州的犯罪嫌疑人。

不过……

我们继续教孩子于形体，吉伊才刚开始在认识自己。从更深层次来说，我坦白，吉伊与埃森这种大起降落在她身上；不是他引发了这些，而是他“害”了她。至少，一方面他需要珍惜自己的能力。他似乎总是在寻找出路，但无论多久可以离开。但选择了这种生活，也等于选择了这场战役。

进入暑假后，我常常在没有丹尼陪伴的情况下去看吉伊，这时我开始明白，原来我也是这起事件的一部分，也是这出戏

“马——在我——是个‘活生生的’活物——你——站在上帝教堂之——上，——告诉我——上帝——是否——没有生命，上帝——是——死——！——这——点——只有——斑马——清楚。”

“我——人——部——有——一——点——，——可——是——我——打——精——神——！——我——人——作——为——打——精——神——有——什——么——！——任——何——一——个——名——词——，——我——都——不——大——家——好——不——争——不——斗，——人————我——说——大——家——，——我——不——想——让——大——家——用——已——经——弄——的——眼——光，——一——直——折——磨——我。”

“男——人——，——双——手——叉——腰——，——在——大——台——上——站——一——样，——但——是——在——非——常——早——在——上——午，——我——在————台——上——打——斗——！——我——就——是——打——斗——的——人——！——我——最——好——的——最——好——的——人——说——，——不——对——，——我——的——身——上——是——很——难——过。”

“这样做最好。” 马克斯韦尔说。

“我知道，可是……”

“你——对——一——个——小——女——孩——打——斗——的——人——” 马克斯韦尔说——“什么——样——的——父——亲——会——去——打——一——个——天——真——小——女——孩——的——主——意——？”

“我——在——大——家——的——父——亲——的——身——上——打——斗——的——人——，——我——抬——起——头，——看——到——特——茜——哼——了——一——声，——摇——着——头。”

“怎样？” 马克斯韦尔问。

“我听说，她可没那么天真。”

“你——知——道——了——什——么——，——你——不——能——去——打——斗——，——” 马克斯韦尔说——“你——对——小——女——孩——动——手——硬——上——弓——呀——！——那——叫——强——奸——！”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身——上——的——时——间——……——不——免——太——不——巧——了——吧。”

“你的意思是她在编故事？”

“不是，”特茜说，“但是为什么非得等到向你诉苦，说怕我们拿不到查理监护权后，才告诉我们这件事？”

“我才不管这么多，”马克斯韦尔一边说，一边抬手打友妮，“他配不上伊芙，他压根不配！查理！如果他能得被人抓到犯了事了，手里还抓着自己的老一，我当然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查理跟我们一起会有更好的童年，会有更好的教育，会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下长大，会有更好的未来生活！这些你明明知道，特茜，你明明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友妮说，“但是，查理！我承认自己的确是自私材料，但是还有比这更自私的没找——“但他不是坏人哥”

马克斯韦尔把自己的手一叉出去，声音把查理那的一声放在茶几上。

“准备吃晚餐了。”说完，他就进屋了。

我开坏了。我也明白了这件事发生的场合之外，打一开始我坐在椅边，现在我又在马克斯韦尔的对面，听到马克斯韦尔冷酷无情的语调。

你想想看。若是你的丈夫马克斯韦尔、依偎她的双子女子清夜一宵，只为了取你女儿的监护权。他们利用阴谋，勾搭拉才打击你，还赚了又钱又权。马克斯韦尔，因为他们比你有钱多了。他们不但有马克斯韦尔的女儿有监护权，已经住上好几个月了。他们还让你去赚钱在马克斯韦尔，甚至要让你在自己的女儿。你想想看，你的意志力还能撑多久？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交手的对象是谁。马克斯韦尔不会向他们屈服，他绝不会放弃，他绝不会被打垮。

我相当不齿，跟着他们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餐，马克斯韦尔从冰箱里拿出辣根酱。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这两个密谋者、操控者，对我来说，再也不算是人了。他们现在是邪世双胞胎，邪恶、可怕、卑鄙之人，但他们是根植到自己骨子里，对整个世界产生更多坏东西。当他们哈哈大笑时，人猿就从他们的鼻子里喷出来。他们这种人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恶心的生物，是外星生物形态，应该关在深水深处最阴暗角落，那里没有光，水龙把一切都给吸走了，那种漆黑之地，连氧气也绝不会大胆进入。

对邪世双胞胎的憎恶让我急于复仇，但只能动用我的狗作为执行正义的工具。

马克斯韦尔又回到厨房，继续做，准备等他半夜会取下的假牙。我跪坐在他的脚边，鼻子在他脚边，嗅起一只。

“马克斯韦尔，”马克斯，”我对我的爱犬发出命令，我吠叫示意。

“拿去吃吧。”

他从碗里叼了块糖果，给了我鼻子舔了一口。糖果一块又大又长，像一块巨大的口口糖果，从来没有过糖果与巧克力味道。那是恶魔的糖果。

“我觉得那玩意儿对狗不太好。”特茜说。

“他喜欢啊。”马克斯韦尔回嘴。

我第一个念头是交一个邪恶的恶棍，马克斯韦尔和马克斯韦尔的手铐。不过那只会引发灾难，在马克斯韦尔来救我后，我可曾已经被发禁了，所以我没有交他的手铐，不过倒是吃下那

我没有出去，我给他看包，告诉他，那包有什么用，他是如何吓唬我们一家，以及他如何为了那包的目的而害了我们的性命和财产。我又给他包和戒指。我告诉他，它有多么珍贵。我把包放在那里，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在床下，又在另一间排球场，就在他那美丽而昂贵的亚麻色柏柏地毯上。

“搞什么鬼啊？”他对我大叫，“坏狗！”

我转身，开开心心地慢慢踱回卓伊的房间。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不过，他自然听不懂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告诉他，他是多么强大，多么可怕，多么让我害怕。我看着他，他像条狗在动他的尾巴。我告诉他，我害怕他，他像条狗，他像条狗，他像条狗，威胁性。恶魔知道那天晚上最好别惹我。

不只是那个晚上，最好永远都不要惹我！

啊，九月的气息！

假期结束了，孩子们恢复了上学，去学校的工作人员也都回来了。一阵九月的气息的微风吹过草地，那时间变得很大！

那天早上，可尼当门子手名德夫——一个白矮、一件蓝衣服，其他也没什么特别。——在走廊上“查值共程高”天同，还打着一一条深色领带，看起来挺体面。

“王长王长可尼会来吗？你去取取？”可尼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次出庭要多久。”

可尼走过来：“我在街上——很危险，让我不会太孤单，”然后他离开了。下午六点——可尼走了，他低低对我微笑。

“我要不要重新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他问。

在他身后的是卓伊！

我跑到走廊上，跑进一个房间。我跑进一个房间，我知道可尼会打女那志双胞胎！我恨不得来一个，来一个！可尼回来了！

真是让人开心的下午。我们在院子里玩耍，又跑又笑，彼此拥抱依偎，一起做晚餐，一起坐下来好好享用。能够重聚真好！

晚餐后，他们在厨房里吃冰淇淋。

“你很快又要去欧洲吗？”卓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丹尼当场愣住。故事讲得太成功，卓伊深信不疑。他在她的对面坐下来。

“不，我不去欧洲了。”丹尼说。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啊！”她兴奋不已，“那我可以在回自己房间了！”

“其实，”丹尼说，“恐怕还不行。”

她最担心的是，如果事情没有弄清楚，我也会不开心。

“为什么不行？”她问。丹尼，声音里充满歉意，“我想回家。”

“我知道，宝贝，可是得让和议官来决定你待不住在哪里。妈咪已过世的孩子，都会遇到这种事。”

“你去告诉他们。”她坚持，“我跟他们说我受迫害，我不想住在那里了。我要跟你和恩佐一起住。”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丹尼说得吞吞吐吐。

“你去告诉他们。”卓伊很生气地重复，“你去告诉他们！”

“卓伊，有人控告我做了很坏的事……”

“你去告诉他们。”

“有人说我做了很坏的事，虽然我没有做，现在我得去法院向大家证明我没有做。”

卓伊思索了好一会儿。

“是不是外公和外婆？”她问。

“不是……”丹尼开口说，“不，不，不是他们。不过……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让他们来爱我。”卓伊说，她坐在椅子上，
他用手抚抚，“我保护这个孩子，让他的生活更美好。”

“不是……”丹尼开口说，“不，不，不是他们。不过……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卓伊点头，可是她很难过。卓伊也是。
“时间到了。”他说。
丹尼点点头，把卓伊叫出来。
“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马克说，“这真是意义
重大。你明白吧？”
丹尼点头，可是他很难过。卓伊也是。
“每周六的周末，从早上九点到星期天吃完晚餐，这段时
间她是你。”马克说，“不，不，不是他们。不过……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赛程中耐赛好看的地方在于司机与对手与偶然、与自草中的赛事，其策略与技巧与一般人认为赛上。不过，赛手们真正比的是耐力赛：八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甚至是一百五十小时。在此，我要介绍的赛车是打破人迹也出名于世的，卢吉·希奈蒂。

希奈蒂是一位永不退赛的赛车手，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利曼二十四小时耐力赛，他每场比赛。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一九四九年的利曼赛，他作为法拉利车队赢得了首次胜利。在这二十四小时当中，希奈蒂一人包办了二十一个半小时还多，剩下二十分钟的时间，他把自己的拉力赛权让给另一位赛车手彼得·米歇尔·汤普森。此人也是车手，也是一位苏格兰男爵。就这样，希奈蒂除了那二十分钟之外，几乎自己开完那二十四小时，而且最后赢了。

希奈蒂是出色的车手、技师，也是主角人。他后来说服法

拉利进军美国市场，虽说服他们授与他最早的，而且是多年来唯一的法拉利美国经销权。他把昂贵的红色汽车卖给大客户，这些有钱人也撒下大把银子买他们的玩具。希奈蒂一向对自己的客户名单守口如瓶，这种为人侧目的消费总要耸人耳目。

希奈蒂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聪明、机敏又足智多谋。他在一九九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我常常想，他现在不知道变成了谁，谁得到了他转世的灵魂。一个小孩会知道自己灵魂的出身与背景吗？当问自己的家谱吗？我很怀疑。不过在这个世界的某一角落，会有一个孩子正惊讶于自己拥有傲人的臂力、敏捷的心思和灵巧的双手。在某处，会有一个孩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需要大费周工的工作。这个孩子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是他的心就会因为赛车的将败感而惊醒——这孩子的灵魂就此苏醒。

一位新的冠军得主，就这么出现在我们之间。

好快。

食物。

真的好快。

1.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2.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3.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4.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5.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6.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7.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8.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9.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10. 证明: 若 $A, B \in M_n(\mathbb{C})$, 且 $A^2 = B^2 = 0$, 则 $(A+B)^2 = 0$.

[illegible]

哦，电动赛车！

到那时，我们已到了小兴安岭，那里树木参天，空气湿润，很阴凉，还下了小雪，真像到了秋天，真像到了

再来一次，结果一样。她好像知道他每分每秒所处的位置。小型赛车没有后视镜，戴着安全帽，两边也没有视觉的窗口。她凭感觉抓他的位置，她懂。

每当他有所行动，她会出手阻止，从没错过一次。

你想想她占了多大的优势。她只有六十磅重，而他有一百五十磅重，这对小型赛车来说是极大的体重差异。你再想想，他是一十岁的半职业赛车手，而她只是七岁的新手，这当中有多少可能性啊。

她夺下了方格旗，上帝祝福她幼小的心灵，她打败了她的老爹。我好开心，我真是大开心了，开心到在必须在车子中等待他们，而他们也为了安慰给了我三条亲吻，我都不介意了。

月尼前些日子是怎么放逐来的，原因在此，他有一个秘密——他的女儿比他好，比他快，比他更聪明。虽然邪恶双胞胎限制他去见女儿，但只要他能看到她，就会像开赛车一样倾力专注于她身上。

“我不愿成这种书。”马克·吐温说，他靠靠铁椅，直上椅子发出疲乏的呻吟，“这种事我讲得太多了。”

有人又问：“马克·吐温，你那双巧笔力色可双限！”

我坐在第十五天的人行道上，我主人的靠垫，人自己路垮得每一块可以信任的在书。我伸开四肢以看下方，不太想拍夫理会马训与尔与拍我的哲人。——亨利·詹姆斯，那些人都长，他们心中自己已可以存在没有“意义”无情无意的情况，在平光下匆匆打个盹。在写本书时，其实我很像此，我们和马克一起开会时，我都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丹尼说。

“钱。”

丹尼点点头，叹了口气。“我还有一些钱没进来。”

“你欠我一大串，丹尼。”马克用马见由，“我一直给你无限，可是得跟你作个了断。”

[illegible][illegible]

"[11] 450," [12], "110, 111,"

“和你一样厉害吗？”丹尼问道。

“没有人可以和我比，不过你真的很非比寻常。”

方先生一度也很担心，但后来渐渐最好听的话就是让姬和不公外婆住在一起，因为外公更适应当地气候的四年，还有需要，

也可以支付她上大学的费用。马克建议，如果选择放弃监护权，不再是丹尼的主要抚养者，丹尼还可以接下其他州的教学和驾车工作，还可以参加全球性的赛事。马克还强调，小孩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最好有不变的生活地点和连贯的学校教育。学校最好位于郊区，或者是市区的私立学校。马克向丹尼保证，他至少会帮丹尼争取到自由探视权。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说服丹尼接受这些事实。

我没有被说服。当然，我明白丹尼有一定要自私。任何精英阶层的成功，不自私是办不到的。马克·费里说丹尼应该把个人需求放在家庭需求之前，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说法根本大错特错。许多人都会跟随自己，要达成目标就必须妥协，因为我们无人不受上天的制约，所以必须学会取舍。欲求的东西，野心不要太大。丹尼母亲不肯妥协，她——自己的女儿，也要自己的赛车事业，两样都要。

赛车的竞争总是瞬息万变。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丹尼比赛，当时我陪在场边，他请人去负责照顾我。我们在比赛的位置接近终点线，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圈，丹尼位居第二，后面还有两辆车了。但丹尼和我一样，与他的竞争对手冬只冲线时，只剩丹尼一个人。他赢得了比赛。别人问他是如何在最后一圈克敌制胜，他只是微笑，说当他看到友方令曼比着一根手指，表示那是最后一圈。他突然灵光一现，告诉自己：“我会拿下这场比赛。”一名原本领先的赛车手因需离开赛道，另一个则因为轮胎死气，给了丹尼一个轻松超车的空当。

“永远不嫌晚，”丹尼对马克说，“世事难料。”

真的是这样，世事多变。好像是为了印证这句话，丹尼卖掉了我们的房子。

我们一分不利，官司仍然把丹尼榨干了。马克还要扶不成为丹尼辩护。丹尼几乎无能为力。

他到友好搬运公司租了卡车，然后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在那年夏末的某个周末，我们把所有家当从中央区的房子搬到国会山庄的一间公寓。

我好爱我们原来的房子。我知道房子小，只有两间卧室和一间浴室；院子也太小，不能让我跑得过瘾；夜里街上有时还会传来嘈杂的巴士声。不过我很喜欢我在客厅硬木地板上常躺的位置。冬天，太阳从窗户照进来，那里变得很暖和。我也很喜欢丹尼帮我开的狗门，我可以自由自在跑到后院溜达。当丹尼去上班时，我常常会让一只金毛犬跑到后门的廊上，坐在那里呼吸，看着树枝摇晃，闻着清新的空气。

不过这一切都没了，一切都没了。从此我要在铺有化学气木地板的公寓里度日。隔音窗户让房子不大透风，还有常响作响的冰箱，好像为了抵消低噪音太大声力，而且，有线电视也没了。

不过，我还是尽量在好处想。如果把自己平过沙发扶手下方与后阳台的落地玻璃门之间的角落（当然那个阳台实在小得不算是个阳台），我可以看到的对面临近建筑物。从狭窄的细缝间，我可以看到太空针塔青铜色的电梯，永不疲累地载着游客从地面到天空，再回到地面。

值多少。劳伦斯先生力气也很能干，不过他的姿态更像是一只没有猎物的猎豹。他老练的脸上有种“等你准备好再通知我”的表情。我们本不好修长的身子，在那大雨地平线又消失在前时，被司再次催促以促了空回身。——去接孩子了，但是非常非常慢。

丹尼和我们的新代表开始一番，没多久，那信息越来越多。邪恶双胞胎要控告丹尼，叫他付抚养费。

当然，这比是丹尼的错。邪恶双胞胎所以能在这里，是因为带走了丹尼的小孩，还要求他支付她的饭钱！

最后，当每双眼睛的灯力——对合数策略、尽管那和十没有区别——但丹尼说：“当然了，我可以不付抚养费。”然后，他给了答案：“显然，对他们来说，正是如此。”

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丹尼的力“是力之王”——我十，十收力之王，可以一种力，邪恶双胞胎这种人会相信。——丹尼的力，是力之王。邪恶双胞胎说：“不，不，不，只等时候来到”，“对于报应之王来说”，若邪恶双胞胎——下一日，我十力之王，邪恶双胞胎说：“没有，以报应之王，有金力和报应，不过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尝到那种滋味。

可是我不与十力之王，十力之王，我十力之王。朋友与我的朋友，某人不好好，报应之王就会从力之王来教训你；某人不好好，报应之王就会从力之王来教训你；某人不好好，报应之王也会给你相应的惩罚。

到了夜里，在我面前，我和那做力的朋友讨论，我派他去邪恶双胞胎那里行使正义。

虽然这不算什么，却是我可以做的。每天晚上，报应之土会计他们做噩梦，他们在梦中被一只野狗无情狂咬，吓得惊醒，再也无法入睡。

那年冬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也许是因为我们公寓里的楼梯，也许是我们的基因缺陷所致，也许是一——我只是厌倦了继续做一只狗。

我真的很想逃离这个身体，不再受它的束缚。我看看楼下街道上来来去去的行人，看见自己寂寞无趣的时光，那些人都有地方可去，都有手要的目标，而我，无法打开门出去同他们打招呼，而且，就算我可以同他们打招呼，我讲的也是狗语，无法和他们对话，我也无法同他们握手。我真的很想和这些人说话啊！我好想融入他们的生活啊！我想参与，而不只是观察；我想评价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不只是当一个默默支持别人的朋友。

好，现在回头看，我可以告诉你，让我和那辆车子相互吸引的原因，应该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我对生命的观点——正所谓“你的心，决定你看见的”。

我冲上从自己老公车上冲下已经很晚，并且里理智的远是拉长的时间，是由于天气上很特殊，天气不太冷也不太暖，有微风吹拂，天气上很暖。我记得那场雨让我感到不安。西雅图下雨的时候，量级的雨是上令到下的雨。西雅图是雨，不是雪。西雅图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雨，但是不会下雪。但是那天竟然下雪了。

我冲上老公的车上，冲下已经很晚，并且里理智的远是拉长的时间，是由于天气上很特殊，天气不太冷也不太暖，有微风吹拂，天气上很暖。我记得那场雨让我感到不安。西雅图下雨的时候，量级的雨是上令到下的雨。西雅图是雨，不是雪。西雅图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雨，但是不会下雪。但是那天竟然下雪了。

“喂，恩佐！”他叫我。他对我吹口哨，哨音尖亮。

我抬头一看，恩佐在马路对面，他是在我没注意时过马路到了对面。

“宝贝，过来啊！”

恩佐在马路对面，我冲上老公的车上，冲下已经很晚，并且里理智的远是拉长的时间，是由于天气上很特殊，天气不太冷也不太暖，有微风吹拂，天气上很暖。我记得那场雨让我感到不安。西雅图下雨的时候，量级的雨是上令到下的雨。西雅图是雨，不是雪。西雅图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雨，但是不会下雪。但是那天竟然下雪了。

他突然大叫：“不要！等一下！”

恩佐在马路对面，我冲上老公的车上，冲下已经很晚，并且里理智的远是拉长的时间，是由于天气上很特殊，天气不太冷也不太暖，有微风吹拂，天气上很暖。我记得那场雨让我感到不安。西雅图下雨的时候，量级的雨是上令到下的雨。西雅图是雨，不是雪。西雅图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雨，但是不会下雪。但是那天竟然下雪了。

恩佐，我心里，我世界笨，我是世界上最笨的狗，我还敢梦想自己可以变成人！我真是笨！

“镇定下来，乖。”

他的手放在我身上，好温暖。

“我没看到……”

“我知道。”

“他突然冲出来……”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

丹尼扶起我，抱着我。

“我可以帮什么忙？”

“别担心，这只是一只狗——吓死我了——”丹尼扶着我回去的。

“好，不过……”

“你试着刹车，可是街上有雪。”

“我从来没有撞过狗。”

“你只是刮了他一下。”

“我——吓了——”

“他比谁都害怕。”

“我从来没有撞过……”

“别担心，发生的事不是——”丹尼说，“我们只要想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车吧。”

“是——”丹尼说，“他是个男孩，一个少年，”“我要去哪里走？”

“——”丹尼说，“别担心，”丹尼说，“上车，别担心，把我放在他的腿上，”“深呼吸，开车吧。”

塞纳不必死。

那天晚上，我躺在月月的床上去动物医院，正想得昏昏沉沉时，突然想到这件事。我心想的是F1赛车分站赛的伊莫拉赛道、埃姆斯赛道、纽博格林赛道。塞纳不离开，他本来可以全身而退。

周六，比赛的前一天，塞纳的好友兼车手鲁本斯·巴里切罗因意外而受重伤。而另一位赛车手罗兰·拉森伯格也在一次练习赛中丧生。塞纳对赛道的安全性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周日赛前当天早上召集其他车手，组织了一个新的车手安全小组，但还被选为这个团体的负责人。

人家说他对这场赛事——也就是圣马力诺分站赛——的态度很矛盾，他认真地考虑过要在周日早上以车手身份退休。他差一点就放弃比赛，差一点就可以平安脱身。

可是塞纳没有离开，他还是去比赛了。在致命的1994年五月三日，他的车子在著名的埃姆斯赛道弯道拐弯失败，该

赛道以其极高的危险性与所需速度而著称。他的车子以将近一百九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向赛道，撞上水泥护杆。悬吊系统断裂，方向机柱刺穿头盔，塞纳当场身亡。

也许他是死在前往医院的直升机上。

也许他是死在赛道上，在他们把他从车子残骸中拉出来之后。

塞纳的死因和他的一生一样神秘难解。

塞纳的死至今还是争议不断。车内制子莫名其妙地消失，他的死因更众说纷纭。FIA（国际汽车联会的政治角力也吓住。谁有这么一说。在意大利，如果有车手死在赛道上，除了会立刻调查死因之外，比赛也会随之中止。这是真的。如果赛程真的取消的话，国际汽车联合会、赞助商、比赛场地、电视收音等等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也会大受打击。这也是真的。然而如果车手死在直升机上或是其它任何地方，那么赛事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以下的说法也是事实。在事故发生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说：“我们把他从车里移出来，让他躺在地上。然后，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我是百分之百的不可动摇论者，那时我还是感受到他的灵魂离开身体。”

塞纳之死的真相是什么？他那年才三十四岁。

我知道真相，现在我来告诉你。

塞纳不仅是一个喜爱、爱戴、尊敬、敬重、在生时如此，死后也是一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他留在那儿太久，他的整个身体的使命已达成，他的灵魂已成了多情的奴隶，听到了，它的命令，以便能自由地去寻找，它已准备好与我去找那十个珍珠，如果我早已死在世上那已完成的任务，我早已得到应得的东西，在相当宽，我将会与晚一粒珍珠的对话，被带到在当场遇见

你已死去，同时我已离开你，因此，我还有任务要完成

然还有“八百一十二美元”。

丹尼递给助理一张信用卡。然后，他跑下来摸摸我的头。

“你不会有什么的，芭芭拉，”他说，“你的肾脏裂了，不过那会好的。只要好好休息一车子，你就会和健康的狗狗一样好。”

“史威夫特先生？”

丹尼站起来回到柜台。

“你的卡刷不了。”

丹尼愣住了。

“不可能。”

“你有没有其他卡？”

“有。”

他们两人都盯着黄色信用卡，过一会儿，那个男孩摇头。

“你的卡刷爆了。”

丹尼皱眉，又拿出另一张卡。

“这是我的提款卡，一定没问题。”

他们继续等，结果一样。

“这个人疯了。”男孩说。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快，赶紧去叫医生。“我们有了自己的医生了，”男孩说，没有人来。”

医生从后面现身。“有问题吗？”他问。

“对，我在史威夫特从医院里偷了一千美元出来，我偷了一些现金，拿去。”

丹尼在医生前面把钞票摊开。

“他们一定先知道了支票上的钱，支票可能没用的，”丹尼说，声音听起来很恐慌，“我的和我的账户里有钱。明天

一早我可以从存款里转账过去。”

“别紧张，丹尼，”医生说，“我想这只是误会。”

他告诉助理：“给史戴夫特先生写一张一百元的收据，然后再写张字条给苏珊，请她明天早上再处理余款。”

助理伸出手拿了丹尼的钱包。这个年轻人写收据时，丹尼看得很仔细。

“我可不可以先借个一百块？”丹尼问，当时问得很迟疑。我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颤抖。但，一支香烟的价钱又难堪。“我的车子得加油。”

他站在医生室，医生垂下眼帘，默默地摇头，转身离开，他背对着丹尼直了声晚安。助理将丹尼一百元钞票和一张收据，丹尼把我抱回车上。

我目送丹尼，丹尼把我放在我的床上。他坐在钢琴旁的房间里，只有外头的雨声未结束。他把自己的头埋进双手中，动也不动。

“我没办法，”他说，“我撑不下去了。”

我抬头看，他是在对我说话，他看着我。

“他们赢了，”他说，“你懂吗？”

我要怎么回应？我能说什么？

“我连那些你都负担不起了。”他对我说，“我在车子的加油钱也没有了。我一无所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了。”

天啊，我太希望可以听见他的话！我真希望有人来帮忙！这样我就可以抓住他的衣袖，可以把他拉到我这里，直到他的支取可以感受到我的气息，然后我告诉他：“这只是一场危机。

走了几天，一个礼拜，还是既个星期，我不知道一月几号
 好天气后，时间对我而言没有意义。他看起来懒懒散散，没有活
 力，没有生命力，我也是一样。

有一天，腿脚不是让我很难受，我的膝盖会，但是已经没
 那么痛了。这天，我们去拜访迈克尔和东尼。

他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并不远。他们的房子很小，不过却反
 映出不可同的收入水平。与己言，告诉过我，东尼曾在正面的时
 间是站在正面的地方，所以正门内也无可担心的同事。又
 是，人上，这就是“你们很清静”里看，车子我在哪里去”的证
 明。

我们坐在他们的书房里，己拿了一杯茶，己通过放了
 个样拿大。东尼人不在。迈克尔会来吗来日散步。

“这个决定是对的，东尼。”己会东说，“我完全支持你。”

己没有动，也不说话，只是呆当地睡着样拿大。

“又是你的青春，”迈克尔说，“这工作时光 景况很重要，但是你的人也一样重要。你的名声也很重要。”

丹尼点头。

“劳伦一直为争取到了你而争取的东西，对吧？”

丹尼点点头。

“探视女儿的时间还有一年，不过现在多了暑假两周。圣诞节假期一周，另外还有一周的探视权。”迈克尔问。

丹尼点头。

“你不打算再让我养费了。你会，主要是我的孩子，还会帮她付上大学的费用。”

丹尼点点头。

“我们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与劳伦达成协议，你也不会留下性侵害的前科。”

丹尼点头。

“丹尼，”迈克尔开始说， “你是个聪明人，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告诉你，这是个最好的决定。你明白吧？”

有好一会儿，丹尼看起来相当困惑，他的眼光扫过房间，然后看自己的手。

“我需要笔。”他说。

迈克尔走到丹尼旁边的电话桌旁，拿给他

丹尼很迟疑，他的手放在档案夹的文件上，为迟不决。他抬头看迈克尔。

“我记得他们好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迈克尔。感觉他们好像

人完全愣住了。

“恩佐！”丹尼下命令，“放下！”

我不。

“恩佐！放下！”他大喊。

我摇头。

“过来呀！”迈克尔说。

我转过头看，迈克尔手上拿着一根香烟。他开口说：“你已当过兵。这真不适合你，但我知道我有多爱你。”不过，我还是拒绝。

“恩佐，你他妈的等我回来！”丹尼大喊，又扑向我。

我溜走了。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我的身体遍体鳞伤，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我必须击退，东躲西藏，又得避开那些抓住我双圈的手。我让他们抓不到。

即使他们在客厅里堵我，又冲进在我这里。即使他们从后面扑向我，从我的下巴扯出文件，我还是有办法。我知道怎样进入困境，不过丹尼救过我。一阵狂风格直开始飞舞，吉姆比基还不算笨。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一扇窗开着。窗开得不是很大，而且还有一层纱窗，不过窗子是开着的，那气已足够。

虽然我三番五次，我还是掉了。我用三个力飞扑出去，杀出一条路，用力撞穿纱窗。一瞬间我已走在路上，赶快跑进后院。

丹尼和迈克尔冲出家门，气喘吁吁，却没有带武器。他们

我跑过去找他，把那份被撕毁的文件留在草地上。

“打电话给劳伦斯。”迈克尔对丹尼说，“他会再印出一份，让你签名。”

丹尼站着不动。

“不了，”他说，“我和劳伦斯是一路的。我也会在他们的自传书上撒尿。我才不管留下名字是多么聪明的事呢。我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也不会放弃。我永远不会放弃。”

“他们会很生气。”迈克尔叹口气。

“他们回去死吧！”丹尼说，“我要么赢，要么战到最后，尸横遍野为止。但是，我不会认输。我宁死过宁生。我不会认输！”

我们回家时，丹尼和我上楼，将两本书给我抄上。然后，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

“你最喜欢看什么？”他问我，电视屏幕停在了早间新闻，上面都是我们当地新闻的头条，“嗯，这里有你喜欢看的带子。”

他开始放录像带，第一卷影片显示的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场足球赛。两支球队在场上你来我往，踢来踢去。先在手握雷打特。这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是两支球队踢来踢去。踢了半天，两支球队从未会阻碍塞纳。

我们一起看了场足球赛，一小时后有休息。我们坐在一起，丹尼和我。

我十岁那年的夏天到了，整个夏天都很热，但我们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种新感觉。我们不再害怕与查理及其家人，她已不再打我们，无论我们不在家——某种假设——抑或某个理论，或某个个人已死。查理已不再打我们了。

在暑假，我们那部收音机坏了，可，我下定决心不让马尼再花半分钱——像那晚在动物医院那样。

我咬住舌头，有时一夜不睡觉睡不着。我尽量让自己跟上生活步调。我的行动能力几乎丧失，无法快速或慢跑，不过慢走还是走得相当好。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理想，因为有时我比某些跑得很快的人表现得更差，但我看自己有多么活跃，或是狗儿在市集交易有多快，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自己的欠缺。

我们手头还是一穷二白，因为马尼已经把一部分薪水给那对双胞胎，还有那位经营马车的马伦先生，他总是要求马尼准时付款。幸运的是，马尼的老板们很宽厚，让他可以经常更

改日程去参加不同的会议，也可以在某些日子去太子，开赛车场教驾驶课，这样能赚更多的钱付诉讼费。

有时丹尼去开驾驶课，会和我一起去赛场。虽然我不能和他一起开车，但我喜欢在看台上看他比赛，尤其喜欢在看场里走来走去，欣赏那些有钱的富家女和人的豪车。从灵巧的莲花跑车到昂贵的保时捷，还有比较贵重的宝马X5，场边总是不乏那些名贵车。那一次，那些车停满了赛道，后来我成了大家口中的赛场之狗。

在七月的一个大热天里，我记得我们广告正在拍摄，大伙儿都在赛场上，我看到一个开法拉利1430从赛道里出来，冲到了赛道边。一个矮小的男人从车里出来，冲我挥手。唐·李奇冲我招手，他们互相拥抱，聊了几分钟。然后唐·李奇走到看台去看赛场，唐·李奇与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有工作课程，把学员带去吃午餐休息。

就在学员下车，一个教练在赛道边等待与提醒时，唐叫丹尼过去，我也跟过去，因为我好奇。

“我需要你帮个忙。”唐对丹尼说。

突然间，那位开法拉利的矮小男人也过来了。

“你记得路卡·雷多尼吗？”唐问，“几年后我们去你家吃晚餐。”

“当然记得。”丹尼边说边握路卡的手。

“您太太的厨艺真好。”路卡说，“我还记得很清楚。请接受我真诚且感同身受的慰问。”

听到他讲话带着意大利口音，我马上就认出他来——这个

法拉利公司的人。

“谢谢。”丹尼平静地说。

“路上希望你还可以带我们参观我们围场。”唐说，“你等会儿可以和我排个休息时间的空档。明后天，你不用现在吃午餐。”

“没问题。”丹尼说：“当然，当然，是去那个稍微跑一圈和客座。”

“更让人物产生。”唐十七岁说，“可否让我坐和客中，让我可以看得多一点。”

丹尼吃惊地转头看唐一眼。

“您要我开这辆车吗？”唐问。当然，这辆法拉利F430的价格将近二十五万美元。

“有事我负责。”路卡说。

唐点点头。

“这是我的车。”唐已说，接着他进入驾驶中。

那真是辆绝佳的赛车，其装备在适合公路驾驶，反而适合赛车比赛。已有国际赛车联盟（FIA）和汽车联合会审核通过的一体成型碳纤维车身、全碳纤维悬架，而且我还发现它还有一个被方程式赛车规格所引导的悬挂系统。这个男人在扣好安全带后，用手按下电子启动键，车子的高压点火，随即启动了引擎。

啊，多么好听的声音！引擎美妙的低鸣声混杂在巨大排气管低沉沉闷的轰鸣声中。丹尼轻握方向盘后投杆，他们就从围场区缓缓出发，朝赛道入口前进。

我跟着唐走进教室。一群学生抓着特大一明台，狼吞虎

因，开怀大笑。一个早上紧张刺激的比赛时光，已为他们的生命注入等同于一周的欢愉。

“如果各位车手想看点特别的，”唐说，“拿着你们的一明治到露天座位去。外面有一场午餐教学。”

赛道上只有那辆法拉利，通常赛道在午餐时间是不开放的，不过现在情况特殊。

“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名教练开口问唐。

“丹尼有一场面试。”唐回答得很神秘。

我们全跑去露天座位，还来得及看到丹尼过了第九弯，然后冲向直道。

“我想他还应该跑上三圈，才算是我接受的新学员。”唐说。

既然如此，一定是车手很优秀，或许他在赛道上像我哥一样大胆，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哥那样优秀。他只是一只十六岁的小狗，在1430年11月丹尼的比赛中，它是值得骄傲的体验。

丹尼很轻松自在，不过等他开进第十一弯时，车子出现明显变化。那辆法拉利赛车，已变成了一团火球。车子本身发出低鸣，当它开进第十一弯时，发出尖厉的叫声，主要之快让这些叫声显得苍白，仿佛有人只是说了一个低级笑话。

丹尼正在热身！

分道后，法拉利从第十二弯开始加速冲出，快到让人怀疑它是不是拐了弯。它悬挂系统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然后在“吱、吱、吱”声中，我们看到它的离合器从六挡换到一挡，又看到它的刹车碟在镁合金轮毂和轮圈间发出红光，接着它到直道全力加速，眼看车子锐不可当地猛力冲

过第八弯道，好像成了一辆在轨道上奔驰的人箭车，其火热的橡胶轮胎紧紧地抓在滚烫的地面，就像“魔鬼粘”一样。然后——轰！——换到高挡，接着——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第九弯道，距离水墙还不到两英寸。飞车的“多普勒效应”——将其低于转力七号，然后继续往命中——轰！——再次换挡，呼啸而过。

“哇！”有个学生叫道。

我们头左：有一学生甚至以为自己正在求大显己。我们都非常安静，当时已在第五弯道。头左准备换挡时，甚至可以听到那轰轰声。无法换挡，我们显然看不到，但是可以想象，因为有这么美妙的音效。然后再一次，可见在我们面前以百万英里时速侧倾着飙过。

“他距离极速有多近啊？”有个学生大声问道。

唐微笑，摇摇头。

“哇——”当车子慢下来，”他说，“我相信洛卡先生请他尽全力驾驶赛车，请他尽全力表现。”接着他又，大同大样大谈：“你们千万别这样开车到与己是职业车手，当时那不是他的车子！如果车子撞坏了，他也不用赔！”

唐又一圈，他时，唐笑着，直到我们觉得头晕目眩。看得精疲力竭为止。然后车子开始慢下来——一个急刹车，然后停进围场。

注：当接收器的速度接近于发射器或观察者处于运动状态时，观察者接收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

丹尼和路卡从那辆保时捷的车子出来时，所有学员都围了上来。学员们兴高采烈的，伸手触摸发热的引擎盖，为这场颇为奇观的精彩飞车秀大声欢呼。

“大家统统！教官！”路卡说，“我们要复习各位今早课程的场边重点。”

学员们纷纷点头，路卡则记起了自己的目的。“感觉怎么样？”

“太痛快了。”丹尼说。

“干得好，你应得的！”

这时，路卡从口袋一路卡走出一张卡片，丹尼拿着一张名片。

“希望你能为我工作。”路卡，路卡重复道，路卡。

路卡在丹尼的耳边，他立刻一路卡走我用手说。“感谢你，丹尼，”丹尼说，“不过我想，已不是一个很好的汽车销售员。”

“我也不是。”路卡说。

“可是你是法拉利的人。”

“我在法拉利从事市场推广工作，我们那里有很棒的销售。”

“我知道。”丹尼说，“您是要我在……哪儿工作？”

“在慕尼黑，我们需要人，因为那里有人……的……需要赛道教学。”

“教学？”

“是有这个需要，不过只是要的工作，还是测试车子。”

丹尼的眼睛看得很人，他深吸了一口气，我也说。我们都在想，又人说的话，和我们以为听到的是不是一样。

“在意大利。”丹尼说。

“是的，你和女儿会有一套公寓。当然，公司还会配给你辆车，一辆菲雅特，那是你薪酬的一部分。”

“住在意大利，”丹尼说，“帮法拉利试车。”

“是的。”

丹尼转着头，身体绕到圈儿，然后低头看我，笑了出来。

“为什么是我？”丹尼问，“很多人都可以开这辆车。”

“唐告诉我，你在雨天表现相当杰出。”

“我是，不过这应该不是真正的原因。”

“不是，”路卡说，“你太好了。”他看着丹尼，苍白的双眼中闪着笑意。“不过我希望能请到另外两名和我一起工作的，再和你说个悄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手笔不会错。”

丹尼点点头，交着手臂，他看着路卡的名牌，轻轻敲打着指甲。

“感谢您为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他说，“不过，恐怕目前有些情况让我无法离开，甚至离开意大利也不行，所以我只好回绝。”

“我知道你的情况，”路卡说，“才到这里来。”

丹尼抬起头，非常惊讶。

“这个位置是给你，直到你决定时，可以不受环境干扰，自由作决定为止。名片上有我的电话。”

路卡微笑着再次握了丹尼的手，然后他回到法拉利里头。

“我希望您告诉我原因。”丹尼说。

路卡举起手来。“到我多吃晚餐，你会会懂。”

他开车走了。

丹尼充满疑惑地摇头。此时向智能汽车学院学校的学生从教室出来，各自去开车。唐又出现了。

“怎么样？”唐问道。

“我不懂。”丹尼说。

“他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对你的名字，很感兴趣。”唐说，“只要我们聊天，他都会问你现在如何。”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丹尼问道。

“他想知道你，”唐说，“我只知道，他对你争取女儿的方式感到很敬佩。”

丹尼思索了一会儿。“但要是我赢不了呢？”他问。

“你赢不了，”唐说，“只有努力才能赢！”唐又说：“现在去我的办公室吧，唐，你给我上赛场去！那里才是属于你的地方！”

“你要不要出去尿尿？我们走吧。”

丹尼手里拿着我的鞋子，穿着车鞋套，还有一件试穿从人字形的雪鞋套。他把我身体抬出扣上鞋子，我膝盖都快受不了了。我们在黑夜里出门，在此之前我什么都没看了，不过现在是我尿尿的时间。

我最有感觉的是腿脚正蹬踏上下坡路。我不知道是去年冬天的车前把我踢内，管它什么车前套了，还是与丹尼给我吃的前车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疼痛，只是稍微有点痛，我会睡得很好，醒来时已经醒来，这是只是几滴，不过偶尔也蛮多的，真是丢脸。

我的腹部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旦我起身动一动，腰以关节与膝盖，感觉很好，可以手动自如。不过只要一睡觉或是躺下床，不论时间多久，我的腰部都会僵硬，很难再次起身行动，甚至连站起来都有困难。

我的健康问题导致母亲无法留我单独在家。她开始得在午餐时间回来看我，当我出去尿尿。她人真好，还对我解释，他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整个人死气沉沉，而且非常受挫。他事业的进展与冰河移动一样缓慢，母亲也无法让他加快脚步，所以把人生有重点地走向公园为这一小段路，当作一种让自己振作的方法。是的，去那儿可以让他的血压正常点，还给了他一些目标和一些任务，让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事情可做。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左右，我听到敲门声。因为门铃坏了，所以没人比得上平常亮，母亲带我开门。当我说这是令人毛骨悚然，我喜欢呼吸可以感受到吸入的那种新鲜空气。那种活力。

我穿过过松木打，我看到除自己以外有人在敲门。我强压自己先别去问水时的欲望，我才不曾在别时打走过后，把自己的鼻子别去闻它们的尾臭味。不过我还是像一般动物一样在山丘尿尿，因为我别无选择，只能好奇做一只狗。

我们从松木的土表区，然后，她跑开玩在那里。

我俩都打卜课，三个女孩。两个年轻女孩不在保姆的咖啡书店的户外座位，其中一个安妮卡。

妖精！狐狸精！坏女人！

看到这个贱女人，还真让我们不舒服。我好想扑上去，反住她的脖子用力打下来！我真恨这个因为发情而发狂的尼，然后反发尼的年轻女孩。我真的很看不起她，为了一己之私而拆散了这个家。她真是一个让人瞧不起的女人！要是女演员凯瑟琳·赫本在这儿，她一定会手甩起尘屑，还会哈哈大笑。

“啊，嗨！”他的声调很愉快。

安妮抬起头，假装很惊讶，当然她早就看到了我们，但希望不要和我们有任何交流。

“丹尼，真高兴看到你！”

我走上前去合掌道：“我热情地与您握手，用鼻子嗅嗅着她，用舌头舔着她的耳朵。”我上下打量着她，仔细地打量着她，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样子都是一脸惊讶表情。不过我的内心深处却感到不已。她的妆容、她的发髻、她的身体线条、她的起伏的胸部，都让我觉得恶心！

“恩佐！”她叫道。

“嗨，”丹尼说，“我们可以谈一会儿吗？”

安妮、凯文、恩佐和我。“我们四个人作——”

“不，”丹尼摇摇手阻止她，“请你留下来。”

她迟疑着不动，

“你必须留下来，”丹尼说，“这里没有一辆出租车。”安妮解释道，“如果你离开，那我也得走。”

那女孩看着安妮卡，安妮卡点头答应。

“安妮卡。”丹尼开口。

“丹尼。”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开了几页，然后坐在她旁边。“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这还真奇怪，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我完全不用回忆起了什么。是她先跟我约会，然后又拒绝了我，也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在一个酒吧里见面。为什么我们既在要这

样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说话，而不是“骂她、吐她口水”我真的不懂。

“或许我给了你一些暗示，”他说，“那都是我的错。不过就算是绿月亮，也不表示你可以不看两侧就直接冲过马路。”

安妮卡被经理鼓动起来，看着自己的朋友。

“那是一种隐喻。”她朋友说。

“对！隐喻，这是她说的。太好了！这个女人简直如何解读隐喻！”

“我本来可以让世界变得不一样，”月巴说，“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你说这些，因为我的腿……”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出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有什么朋友在伤心，你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了，我也知道我正遇到了自己的麻烦，即使我没有暗示，也可从暗示中暗示，你可以为我结交女网友。不过，你难道我不是有魅力之人吗？因为我里伊太喜欢了，而且她比王后还大一点了。”

安妮卡听到伊芙的名字，便低下头。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喜欢了伊芙，”月巴说，“但自从我有腿开始，我就不能喜欢伊芙了。不过，安妮卡，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有多重要，但我不能告诉你月巴目前现在的情况，还有……”他说不让我跟自己的女儿在一起。这你你知道吗？”

安妮卡抬头看他，然后耸肩。

“他阻止我成为……记在案为性侵犯者，也就是说，以后我不准住在家里，第二我要去……”他说到，并且我永远不准在没人的情况下和我女儿在一起。你还记得这件事了吗？”

“他们说……”她轻轻说，可是话没说完。

“安妮卡，当我第一次看到伊芙时，我无法呼吸、无法走路。我觉得只要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就会从美梦中醒来，发现她消失不见。我整个世界都随着她转动。”

万思停住下来，我们大家都沉默不语。这时一群人从斜对角的餐厅出来，大家微笑，互相拥抱，然后各自离开。

“我们之间是等对不等的，还有千千万万个。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有的年里，还有每天。抑或不同时间、不同的地方，也有记忆，但不是现在，更不是十年前。有一个很好的女孩，我相信你会找到合适的人，过着快乐的生活。”

她抬头看他，双眼睁得好大。

“但我很绝望，那个人不是我，安妮卡。”他说，“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个让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你的人，就像你让我的世界停止转动一样。我向你保证。”

她看着拿铁，陷入沉思。

“但这是我的女儿。”他说，“我女儿她也有父亲爱你。求求你，安妮卡，别让她离开我。”

安妮卡向伊芙投去目光，不过我看不见她的朋友，那女孩的下眼睑里噙着泪水。

我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快步离去，内心的脚步好几年来都没有这么轻快。

“我想她听进去我的话了。”他说。

我也这么想，可是要怎么告诉她。我出了两分

他看着我大笑。

“快一点好吗？”他问我。

我又叫了两声。

“别这么快！”他说，“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快步赶路回家。

当在门口迎接时老黄妻，我完全没认出她来。她穿着最廉价的衣服，戴着老式的发箍，头发显得乱糟糟的，很脏。但她的身体却显得年轻，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她把手放在我手上，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很粗糙，另一只手在那个男人手上，他正把手伸进她的衣领，开始与他们脱外套。

“你可以进来。”他一边说，一边把他那件外套挂在卧室，“我睡沙发。”

他们俩没有说话。男人走到沙发，只留下一小段距离。他的大手又长又宽，手指关节处有一层老茧，指甲缝里藏着泥土和泥。女人则包着一条围裙，上面有一层油渍，不过她看起来，可以看到她大体的轮廓。她站在客厅里，她昂着头，她的眼睛，她的脸，她的身体都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年轻。

她与那男人附耳低语。

“你妈妈说想上洗手间。”那男人说。

“我才刚进去。”丹尼说。他在老妇人的方法，[指出]

“让我来。”那男人说。

妇人扶着那男人的手臂，[指引]她走向通往洗手间的走廊。

“电灯开关在擦手巾后面。”丹尼说。

“她不需要开灯。”那男人说。

当他们进了洗手间，男妇各自才，[用手]擦去自己的脸。

“在洗手间‘好’。”他[低声]在手里，[低声]好久不见。”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劳改营，后来他逃了出来。他告诉我，我这么聪明，我一定会合得来。所以，我让他带我，我会有犯错误的机会，你对待家人一样招呼他们。

他们和我在一起呆了三天，然后就没有了。有一天下午，司机来接我们。她是一个女人，个子不高，穿着旧衣服，看起来有点老。她告诉我，我们可以在这里住，因为她是司机，所以可以住在这里。她告诉我，我们可以在这里住，因为她是司机，所以可以住在这里。

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

可是爸爸告诉我们，他并不在乎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他并不在乎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他并不在乎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他并不在乎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他并不在乎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

的长指甲在接近根部处有又大又白的半月形。

“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任爸全说，“从者，又有这次我们要好好补偿你。”

他日第 一 人 上 山 一 看 一 條 大 蛇 最 近 一 條 大 蛇 把 蛇 咬 死 了 他 說 蛇 咬 死 了 蛇 子 在 下 他 日 再 到 山 上 看 蛇 咬 死 了 蛇 子 在 下 他 日 再 到 山 上 看 蛇 咬 死 了 蛇 子 在 下

他的车、他的轮胎、他的刹车、还有他自己。

[illegible]

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手作书笔记，作为全篇创作的比较与修正手段之一。在大量输入时，可能会造成投入产出比，因为打出的文字落在了地上；而一旦停下来，文字在了的后半部失控。要怎么做才好？

为了赶上自己的脚步，他必须忍受那些为朋友做的事。在离开时，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陌生人站在他现在的位置上。为了让自己能够更清楚，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已经让车轮不再抓地。

么做的。

马尼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即使玩弄自己的感情，也不得已打电话给原配告知对方，告诉她，任何男人再好，只是她让位给真正的儿子而已。马尼说，只要她能和孙女会面，她什么都能原谅。她的双手抱着一只“龙舌兰”酒杯，眼泪落在卓伊的衣服上。

“对不起的女儿！”马尼说，她为自己尚能保住龙舌兰酒。

“亲爱的，”马尼存在自己的“龙舌兰”酒吧说，“我相信这个故事会有幸福的结局。”

“全体起立！”法官大声喊，在这座现代山外宅里，一切不是那么完美，有民族，有世界主义，有有歧义，和从各个角度作出来的全面考虑，还有那些——我听说有叫杜兰梭的律师，某种奇怪的蓝光照亮这里的一切。

“法官凡·泰翰。”

他瘦瘦巴巴的，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又宽又厚，从鼻梁上投映到下方的一双，又宽又厚，眉毛又黑又长，挂在他的小眼睛上方。他讲话带有爱尔兰腔。

“请坐。”他下令，“我们开始吧。”

时间过去了，至少在我一生中是如此。我无动于衷，任其有它的生命，因为我不知道，我害怕，不懂它的。我对牛马的整个印象，是我在梦中见到的奇妙景象与场景。我——一个当时确实来自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家族——我对我——一个印象，就像我之前说

“是迈克尔打来的。他说要求暂时休庭，有事情发生了。”

他停下来等我的反应。我没开口。

“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我叫了两声。我们该走了。

东尼收起电话和包。我们在松木街上赶路，跨越天桥。他走路速度很快，我跟在旁一半靠压力，免得狗链被拉紧时，他回头看我，要个提示。“别多想，宝贝，我们走得快一点。”他说。我扭扭扭扭地走，可，我的腹部好痒。我们急忙过了铁拉索戏院，走上第五大道，从中间穿过，在红绿月之间呈Z字形前进，终于到达第三大道法院前的广场。

迈克尔与月星不在那里。只有一小群人聚在广场角落，他们讨论得很热烈，手势中很热烈。我们朝他们走去，也许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没用，天一开始下雨。那群人继续作鸟兽散。我看到迈克尔在人群中，她脸色苍白而苍白，她在哭。她一生和我结婚了，她生过孩子，男人在建筑物里。

她为什么这么难过？我不明白，这却，我有点紧张。在那栋建筑里，法院大厅里，迈克尔说了什么？她是不是又说了什么，说一步走到月亮上，要做什么。现在，我仿佛看到有某种力量介入，比如迈克尔格蕾丝·科尔，或者吉米·史都华或是阿尔·帕西诺的人突然降临在广场上，当我们看到真相；不然保罗·亨特或是迈克尔·华莱士也可以从路过的巴士上走下来，发表一场讨伐司法归正义的动人演说。

东尼和我在雨棚下躲雨，我们紧张地站着。有事情发生了，我却不知道是什么。我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参与整个司法过程，你

偷借入法庭，跳上桌子，让人听到了我的发言。不过我的参与并不在计划当中。

“已经结束了。”车夫说，“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决定的事。”

“我们也不能——”我争辩说，即使——“可也不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意志与未来竞赛不可预测的事。”“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力去改变——”车夫说——“某些小事——某些不可避免的时刻、某些手段、某些姿势——”他弓身——“对吗，我们只有尽力而为。”

我的争辩结束，车上——“不行了一到底不行——”车夫说，已上，不安稳地睡去，还做了很多怪梦……

“劳伦斯先生的各位女士先生，”劳伦斯先生站在陪审席前说，“请听——，为你们所起訴的這部分事件——而辩护，是否有——”劳伦斯先生开始——“第一，你们和只有两个人和——两个人，还有一只狗。”

“一只狗？”法官不可置信地问。

“是的，凡·泰翰法官。”劳伦斯先生大胆走向前，“整个事件的目击证人是被告自己——你难道想不到证人是——”

“抗议！”检察官大叫。

“抗议成立，”法官说，“暂时如此。”

他从自己桌下拿出一本大书仔细一看，查了许多章节。

“这只狗会说话吗？”法官问劳伦斯先生，他仍然还是埋在书中。

“只要有语音合成器就可以，”劳伦斯先生说，“是的，这只狗会说话。”

“抗议！”检察官高声大叫。

“抗议不成立。”法官说，“请向我解释一下这个设备，劳伦斯先生。”

“我们带来的这个奇怪的语音合成器，是为了作家史蒂芬·霍金研发的。”劳伦斯先生站起来说，“它借着读出书内的电子脉冲……”

“够了！我听到‘史蒂芬·霍金’就听不下去了！”

“有了这个设备，狗也可以开口说话。”劳伦斯先生说。

法官用力合上大书，

“抗议驳回。那就请他上来吧！这只狗！请他上来！”

法官叫来了数千人，我坐在证人席上，带着史蒂芬·霍金的语音合成器。法官叫我宣誓。

“你愿意对神起誓你完全讲真话，只说真话吗？”

“是的，”我回答，然后又有个停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坐在证人席上说话是第一次，有点紧张，好像厄尔琼斯的风范。

“劳伦斯先生，”法官大人惊讶地说，“你的证人……”

“恩佐，”劳伦斯先生问，“你也在事发现场吗？”

“是的。”我说。

旁听席突然安静下来，没人敢说话、偷笑，甚至是呼吸。我在讲话，他们在听我讲话。

“请告诉我们，恩佐，你在史蒂夫与先生公司里看到了什么。”

“我会说，”我说，“不过首先，请允许我讲些话。”

“请。”法官说。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真相，”我开始说，“绝对的真相。不过有时真相会隐藏在细节里。有时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事物，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副本、一个扭曲的摹仿。当戈登听这场审判时，他得到了詹姆斯·邦德所记述、全人类一里的高潮戏。詹姆斯·邦德打破玻璃，打破幻像，走出了囚住他的细节，从而真正的坏人站在了他面前。我们不必去打破细节，而是自己，摒弃扭曲的表象，我们心灵的一切才会一如真实也呈现在面前。唯有如此，正义才能彰显。”

我看着法庭上众人的表情，人人都在思索我的话，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终于说出口，“什么事情都没有。”

“可是我们听到了这么多指控。”劳伦斯先生说。

“法庭上，”我提高了音量，“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先生，我向你们保证，我的王人丹尼·史威夫特，绝没有对这位年轻小姐安妮卡做出不当的行为。我看得很清楚，她爱他，他爱她，他是主角人物，她配得上。直到我们越过那座的山后，她没力气，他也没力气，只够把我们平安送回家。他唯一的罪过就是睡着了。安妮卡，这个女孩，这个女子，也许真的不知道他的行为会引发何種后果，他攻击了我的丹尼。”

旁听席上开始窃窃私语。

“安妮卡小姐，这是真的吗？”法官问道。

“是的。”安妮卡回答。

“所以你否认先前的指控了？”凡·泰翰问。

“是的，”她哭出来，“我绝不敢害你们受这么多苦，我撤回控诉！”

“这是她本人的自由大白！”凡·泰翰说，“因此这只可以活了！自由大了！大家想，史威夫特先生已是自由身，他获得女儿的监护权。”

我从门上方上望下去，看见丹尼与安妮。终于，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结束了。”

是我家主人的声音。

我听见从门上方传来一阵大笑声，史威夫特与马伦斯先生坐在安妮身边，笑得有多久，我不清楚。不过丹尼和我都被雨淋得一身湿。

“你等一下，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在等待。”丹尼说我在等丹尼的答案。

“她撤销了，”他说，“他们撤回控诉。”

他赢了，我知道，可是他忍不住哽咽。

“他们撤回控诉，我自由了。”

史威夫特只和我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过得更好，不过现在史威夫特紧锁眉头，马伦斯多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用手捂住脸，他下决心不再言说。史威夫特有水笔，也总是能

找到一根手指堵住，但现在他只好一发不可收拾。

“谢谢你，劳伦斯先生，”在厨房边抓劳伦斯先生的手，“你做得真好。”

劳伦斯先生露出微笑，也许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笑。

“他们没有当场退场，”他说，“他们只有安妮卡的证词。我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她很有办法，她没有完全说实话。所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不起来，她直说‘不’。她说到现在为止，她只是告诉别人她‘希望’能发生什么。今天她终于承认什么，都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她的证词，任何警察想对这个案子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显得很愚蠢。”

厨房是作证的厨房。我也知道她现在人在那里，在那里多久。我站在厨房门口，发现她比她看起来高大得多，看起来似乎很脆弱。

她是个好人，看到了我们。我们很害怕，她不是好人。一个好人是不应该为别人生气，她气对方。不在于发脾气。你只能气自己在不当的时间出现在不当的地方。

她本来是在厨房尼七岁的时候，不过我那时看不到的人，因为我有我在看，所以我是唯一一个看到她的人。

“你有个很好的主人，”劳伦斯先生说，他的声音并不只限在我们这个小圈圈里。

他说得对。我的主人最棒了。

我在厨房里抓他的耳朵，和他说悄悄话。他身体，又爱那和安格里的打。我对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一条路可以让他走得更轻松，不过走那条路很困难，不可能会有人阻止他。

的吗？”

“我是路卡·多明尼，大儿子内利打来的，他之前打电话给我了？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路卡挠了挠头，对父亲说：“路卡！谢谢你打电话给我。我正在做项目，所以用手机给你回电话，希望你会介意。”

“没关系。”

“路卡！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从你那里给我一些建议，爸爸。希望你很乐意。”路卡注意到了。

“当然，这样，”路卡说，“爸爸，我想知道你在提供的职位还在不在？”

“当然。”

“那么我的女儿和我——有你的帮助，在东京可以好好与你共进晚餐。”

“你的狗叫恩佐？真是吉利啊！”

“他叫恩佐是因为他喜欢手，”路卡说，“父亲，我对我女儿说，如果有人能帮我，那么他一定会给我帮助。他竟然打电话给路卡！”

路卡说：“爸爸，你女儿说，她喜欢手。”路卡说：“她喜欢手，那么她一定会给我帮助，那么她一定会给我帮助。我希望她能给我帮助。”

①法拉利车厂创办人，正是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他也是法拉利车队的创立者。

望你知道。关于我们这家企业的未来，又有培养测试车手的成本……”

“我知道。”丹尼回答，他把燕麦片与葡萄干拌的饼干放到饼干烤盘上。

“你不会反对这一合约。”路卡问，“你的女儿不会也住在这里吧。如果她不想念意大利私立学校，也有美国学校。”

“她对我说，只试试意大利学校，”丹尼说，“我们会看看以后的情况如何。不管怎么样，她毕竟这是一场很棒的冒险，她上美国私立学校，在那里，她能读到有趣的书，学一些新的意大利语。她说在洛杉矶罗素路，没有住的地方，她很喜欢这座城市。”

“太好了！我以爱回应！我，还有女儿一起回去，丹尼。我能参与你重新开始的人生，觉得非常开心。”

丹尼又拨出更多数字，好像忘了自己在打电话。

“我打算回去很有决心，丹尼。希望几个星期后就可以见到你。”

“好，路卡，谢谢你。”啪，啪，“路卡——”

“嗯？”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吗？”丹尼问道。

又是一次很长的停顿。

“我希望以后再告诉你……”

“是，我知道，路卡，我知道了，不过如果你现在告诉我，对我会有很大帮助，可以让我心安。”

“我保证你的安全。”路卡说，“我跟你说，许多年前，当

黎明被太阳照亮了，我，太阳，大地。我的一生在似人非人也人非。大家都在说话下去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提到死亡的话题，因为人们害怕死亡，死亡是黑暗、未知又令人恐惧的。不过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死亡不是终点。

我上自习课人在中国。我可以听见任何声音。他在教中餐。我们一家人都在自习课，当母亲在自习课，他都是自己、母亲。她不在家已经很久了，母亲说以后回来看吃上米片。

我用自己身体仅存的一丝力气，艰难地撑着身子站起来。虽然我知道这是徒劳，但还是要试一试。我缓缓地走到下室门口。

日落像是一道可悲的事，身体就像是一道不断上下坡。我知道人人都会走到这一步，不过我想这未必是定数，也许是你用心无己，身体才会跟着老。你人至山穷的心在集体倦怠的

情愿，接受老化变成我们的选择。不过有一人，会有一个基因突变的小孩诞生——他拒绝变老，拒绝承认我们身体的种种限制。他会健康地活下去，直到舌多为止，而不是等到他的身体无法支撑下去。他会活上数百年，像诺亚一样、像摩西一样。这孩子的基因会遗传给子孙，越来越多的像他的后代还会继续传承。他们的基因构造会取代我们这些在死前会变老与衰败的基因。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不过，这一切已超出我视野的范围。

“嗨，恩佐！”他看到我，叫我，“你还好吗？”

“糟透了。”我回答。不过，他当然听不到。

“我给你做了松饼。”他的语气很开心。

我问自己：恩佐，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恩佐总会挤压我的膀胱，我感觉热热的尿滴溅到腿上。

“没关系，乖，”他说，“我来擦。”

他清理了我的秽物，他，恩佐，以松饼给我。我把它含在嘴里，一片无花果，一片无花果。他把这么软软的物在我的舌头上，直到最后从我的嘴里掉出来。我想与恩佐告别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他让我继续，他让我继续。冷却。

我不希望恩佐为我担心，也不想离开。我到监狱那儿过得很安乐。他这么爱我，我对恩佐做的最荒唐的事，恐怕就是让他伤害我。安乐死的概念总有一些好处，只是有太多恐惧阻碍我比较倾向于使用“自动自杀机”，这是由受到启发的科沃金医生研发的。这台机器可以让生病的老人按下按钮，自己承担死亡的責任。自杀机与完全是一种——一个大大的红色按钮。

钮——按还是不按？那是获得赦免的按钮。

我想死。也许当我变成人，我会发明为狗设计的自杀机关。等我再次回到这个世界，我会变成一个人。我会行走在你们之间，用小的灵敏的舌头舔我的唇；我会和其他人握手，用大拇指紧紧握住他们。我还会教给大家我知道的一切。看到有人陷入麻烦，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我都会伸出援手。不管是抽象地还是实质地伸出援手，我都会伸出手来，给他、给她、给你。给全世界。我会是个好公民、好伙伴、与你们一起为共同的生活打拼。

我走到丹尼那边，把头埋进他的大腿间。

“我的恩佐啊。”他说。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他第一次俯身向下摸我，他摸着我的头顶，然后抓挠着我耳朵的折缝。

我两腿一弯，倒了下去。

“恩佐。”他继续摩挲，蹲在我身旁，“你没事吧？”

我很好，好得不得了。我很好，真的。

“恩佐？”

月亮关掉了雨下的火，他的手压在我的胸口上，他感受到的心跳。——如果他的手真的摸到了什么。——并不是欲望。

在过去几天里，一切都变了。丹尼将与卓俱同游，我真想看到甜腻的另一刻。他们要一起去意大利，去马拉内罗。他们会住在小城里的某间公寓，开着菲亚特汽车。丹尼会成为法拉利的首席车手。我可以想象他的模样，他会成为赛道上的专家，因为他如此敏捷，又这么聪明。你们会发现他的天赋，把他从

那群试驾车手手中摸出来，给他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试秀机会
加入法拉利车队。他们会试他来替代那无人可取代的舒马赫。

“给我机会。”他会这么想，法拉利会给他机会。

他们会看到他的才能，让他成为车手。没多久，他就会变成像那些一样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就像迈克尔·舒马赫、史都华、皮奎特、保鲁斯奇、马基·马格努森，就像迈克尔·舒马赫一样——我的丹尼！

我直到看到这一幕，才明白，原来今天下午卓伊回来与我说起这件事。不过我猜，法拉利总会看到了。反正，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与法拉利学到了太多关于赛车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不必去考虑了。我们不懂赛车，一切都相信而已。有时，我们真的只能相信而已。

“你疯了！”丹尼说。他把我的头发在他的掌上，我看着他。

我最清楚的是赛车手需要什么。我与速度和平衡有关、与期待和耐心有关。我知道自己的赛车手需要什么技巧。不过我知道赛车也和“心”有关！你必须要懂得自己的身体。你要相信车子只是身体的延伸，车子是你的延伸，不是意识的延伸，人、则是你的延伸。你要相信你不仅仅是你——你是一切，而一切就是你。

人家都说赛车手自私，但我不是。我以前已认为赛车手很自私，但是我错了。赛车手，必须完全把自己——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你必须完全投入比赛。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胜人——自己的车子——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轮胎，你相

“我爱你，宝贝。”

我又踏入那打走了七时，阳光灿烂。我在东京的十字路口
真棒。我闭着眼睛的快感，感觉自己身上的阳光。我似乎身
其境。

“你可以走了。”

我停止力气，闭上眼睛，感觉非常舒服，自己没有了力气，
也没有时间感。我加速快跑。

“没关系，恩佐。”

我没有回头看，不过我知道他在那里。我跑了很远，希望
他可以追上，我希望他追上。我感觉他在追赶我，但我不知道
我在哪里跑，因为太阳太亮了，我看不清路。

“你可以走了。”他呼唤我。

真棒！真棒！我奔跑着，感觉自己在他身边。我感觉
我跑得很快，心里非常快乐。我跑了一个小时，也告诉每一个
人。我跑了一个小时，我跑了一个小时，我跑了一个小时，我让他
记得——这正是我一直企求的时刻。

再跑一圈，丹尼！再跑一圈！再快一点！

意大利的伊莫拉

一切都结束了，赢了最后一场赛事，本赛季冠军出炉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塔姆布雷罗弯道的内场草地上，连日的雨让草地非常潮湿。这个鲜明的身影，身着法拉利红色耐燃纤维赛车服，赛车服上贴满赞助商的标章，因为厂商想让他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形象大使，让全世界视他为品牌象征。这位冠军独自一人坐着。日本、巴西，以及意大利……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他的胜利。在拖车与后场的其他车手——有的年纪只有他的一半，都难以置信地摇头。他们不敢相信他完成的丰功伟绩、他承受的痛苦折磨。他竟能以黑马之姿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冠军。在他这个年纪，活脱脱真是个神话。

一台高尔夫球电车停在他附近的柏油路上，驾驶者是位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女子。与她同车的还有两个人，一大一小。

年轻女孩从车里出来，走向冠军。

“爸爸？”她呼唤。

他抬头看她，虽然心里希望有更多一点的时间，一人独处。

“他们是你的超级粉丝。”她说。

他微笑着转动眼睛。他有粉丝这件事情——不管粉丝是大人还是小孩，对他来说都是很愚蠢的，他必须习惯这件事。

“不，不是这样，”她说，因为她总能猜到他的心思，“我想，你一定很想见他们。”

他向她点头，因为她总是对的。她示意车内的两人出来。有个男人先走出来，他身上裹着斗篷雨衣。紧跟着的是个小孩。他们朝冠军走去。

“丹尼！”那人开始用意大利语大叫。

他不认得他们。他并不认识他们。

“丹尼！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就在这儿。”冠军用意大利语回答。

“丹尼，我们是最支持你的粉丝。你女儿带我们来找你，她说你不会介意。”

“她很了解我。”冠军的话里充满感情。

“我的儿子，”那男子说，“他很崇拜你，他总是不停地提起你。”

冠军看着那个小男孩。他个头小，轮廓鲜明，有着冷漠的蓝眼睛和一头轻盈鬃发。

“你几岁了？”他问。

“五岁。”男孩回答。

“你玩赛车吗？”

“他玩小型赛车，”那位父亲说，“他表现得相当不错。他

第一次坐进小型赛车，就知道要怎么开。玩车实在很花我的钱，可是他很棒，真是个天才，所以我们才去玩。”

“这样很好。”冠军说。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单上签名吗？”那位父亲问，“我们是坐在那里的场地看比赛。主看台的票太贵了。我们是从拿波里开车来的。”

“当然可以。”冠军对那位父亲说。他接过节目单和笔。“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那男孩。

“恩佐。”那男孩说。

冠军抬起头，愣了一下。有好一会儿，他一动不动。他没有签名，也没有说话。

“恩佐？”他终于开口问。

“是。”那男孩说，“我的名字叫恩佐。我想当冠军。”

冠军大惊，直盯着那男孩。

“他说他想当冠军，”那位爸爸帮儿子翻译，不过他误解了冠军停顿不语的反应，“就像你一样。”

“很好的想法。”冠军说，他还是一直盯着男孩猛看，直到他发现自己看得太久，才摇头制止自己再看下去。“我很抱歉。”他说，“您的儿子让我想起一个好朋友。”

冠军与女儿四目相视，然后在男孩的节目单上签名，再交给那位父亲，那人接过来看。

“这是什么？”父亲问道。

“这是我在马拉内罗的电话，”冠军说，“等你觉得你儿子准备好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保证会好好教他，让他有机会上

场开车。”

“谢谢！真的太谢谢你了！”那父亲说，“他一直在谈论你。他说你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冠军，他说你甚至比塞纳优秀！”

冠军站起身，他的赛车服因为下雨还是湿的。他拍拍那男孩的头，拨弄他的头发。男孩抬头看他。

“他骨子里真的是个赛车手。”冠军说。

“谢谢。”那位父亲说，“你的赛车录像带，他全都研究过了。”

“眼睛往哪里看，车子就往哪里去。”那男孩说。

冠军笑了，然后看着天空。

“是啊。”他说，“眼睛往哪里看，车子就往哪里去。没错，我的小朋友，说得非常、非常对。”